

年

卷

期

1

7

第

第

412

孔教雜誌

THE

CONFUCIAN ASSOCIATION

MONTHLY

Vol.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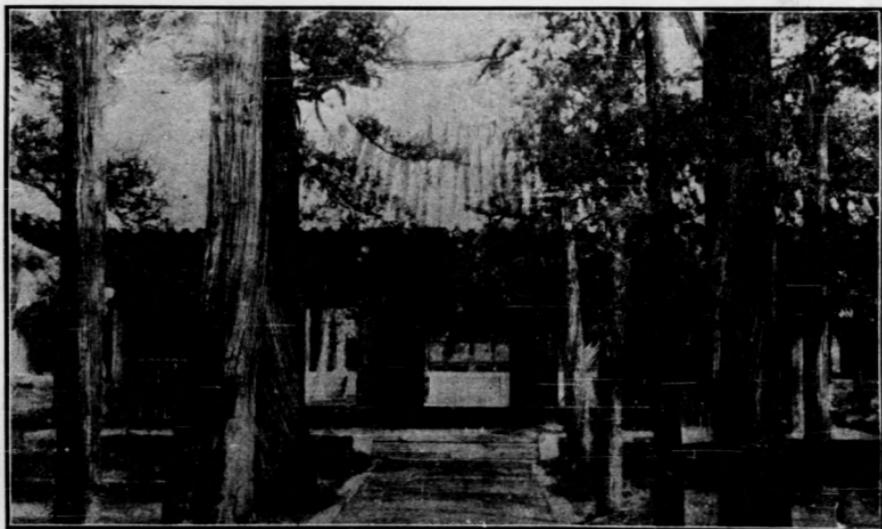
7th Moon, 2464

No. 7.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七月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
第一卷第七號

(每册大洋三角)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每月一)



同文門

Editor-in-chief: CHEN HUAN-CHANG, Ph.D. 章煥陳 輯編總

PUBLISHED BY THE CONFUCIAN ASSOCIATION

1798 HAINING ROAD, SHANGHAI, CHINA

Price : Single copy \$0.30.

Annual subscription \$3.00.

Postage extra

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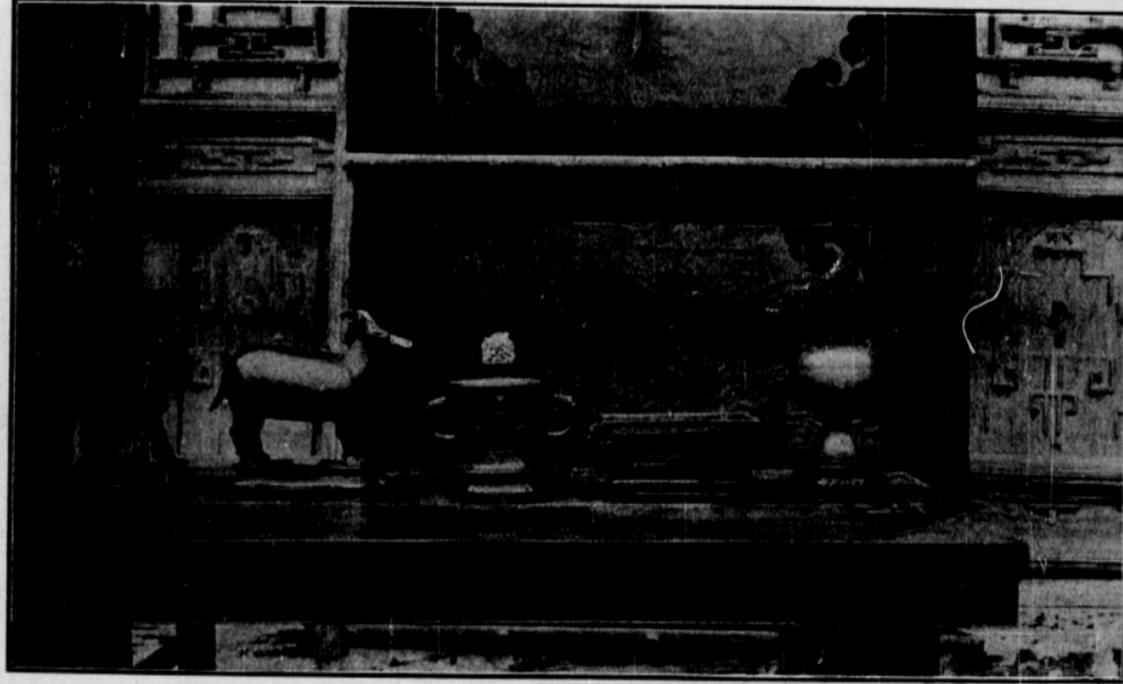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七號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畫 | 曲阜聖廟祭器圖 | 論說 | 祀孔無害於他教說 | 請尊孔教爲國教議 | 毀孔駁議 | 經辨 | 覆友人論喪服書 | 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爲國 | 家風教之大本 | 講演 | 廣西恭城縣孔教支會宣言書 | 奉賢縣孔教支會宣言書 | 普通倫理學 | 經書傳記敘目 | 中庸發微 | 政術 | 議院古明堂說 | 專著 | 孝經學 | 蠶織第四 |
| | 孫德謙 | 廖道傳 | 顧 薰 | 張爾田 | 勞乃宜 | 日本有賀長雄 | 城支會 | 朱家駒 | 狄 郁 | 會學傳 | 劉次源 | 陳 焯 | 曹元弼 | 沈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歷史 | 寶孔 | 孔教通史 | 孔子三傳弟子考 | 聖地記附(遊記) | 段遜庵先生年譜 | 叢錄 | 通信 | 浙都督朱電參衆兩院請尊孔 | 教爲國教文 | 浙民政長朱令前杭縣知事汪 | 嶽修學宮文 | 護甘督兼民政長張呈請祀天 | 配孔文廟仍祀先師核文 | 致憲法起草委員會請定孔教 | 爲國教書 | 文苑 | 孔教會發起舉行國學丁祭公 | 啓 | 答童子問 | 本會紀事 |
| 張爾田 | 黎養正 | 孫德謙 | 姚明輝 | 孫德謙 | | | | | | | | | | | 趙炳麟 | 陳之鼎 | | | 姚文棟 | |

藏館書圖南京



曲阜聖廟祭器其一



二 其 器 祭 廟 聖 阜 曲

論 說

祀孔無害於他教說

元和孫德謙 益



近者學校祀孔已率由舊章復從而舉行之矣夫一國之中一家之內必有爲之主者而後萬事有所遵循此非人性之樂於爲僕役不能特立獨行也蓋不若是則散無友紀而其序紊亂矣孔子者我中國教化之主也後來建設學校或懸畫像或奉神位月之朔望師若弟相率而瞻拜之至於春秋則又修其祭祀所以見非聖者無法端學者之趣向使其心有主歸也自廢祀以來邪說橫行是非倒置於是愛親敬長放曠而不知寡廉鮮恥蕩軼而不顧風俗人心其貽患爲甚鉅卽爲之士者廁身庠序亦且於孔子之外任意推崇而不能辨別黑白以確定一尊有識者於此惘然隱憂者久矣今也祀孔之典棄而復舉吾方幸其有裨於治道天下喁喁向化不至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之所爲也乃爲基督教者聞而深慮之一若禋祀孔子大有妨害於彼教者然揆之從善服義之公心當不出此吾試立說以喻之庶曉然於孔子之不可不祀而與他教實

論說 祀孔無害於他教說
無。相。害。之。理。嗚。呼。其。可。乎。

夫孔子之祀。行之中國者。相承非一朝一夕矣。蓋孔教之大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綱紀以之。而正名分以之。而定受其教者。苟篤信而謹守焉。則事事蹈於禮法之中。而不敢僭越。故中國而不求治安。則已。果有志於治安。享祀孔子。誠有不可怠緩者矣。昔者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於開國之初。視爲當務之急。意必謂天下泯泯。莽莽。罔中於信。祀我孔子。民心乃能悅服也。是雖漢高。崛起其始。亦嘗謾罵儒者。而過孔子之舊里。則以太牢祀之。當時載筆之臣。旣稱爲盛舉。後世受命之主。遂襲其宏規。曾見中國二千餘年。先師孔子。有不祀。忽諸者乎。甚且寢熾。寢昌。而并升爲大祀矣。今者於毀滅之餘。一日而恢復之。此特取法往古。行我固有之事。初非標新立異。欲與他教爲敵。別樹一幟。如漢學家之抵排宋儒。顯分門戶也。吾知爲基督教者。必能釋然而悟其故矣。

或者曰。民教相仇。在前清之季。其案則層見疊出。若尊孔子之教。而仍列諸祀典。是明示人以拒絕他教。惟服從孔子爲宜矣。積而久之。恐孔教益昌。他教皆在所屏。一二暴

桀之徒。以爲物。不兩大。道不並行。始則加之。以詆毀。繼則視之。爲讎敵。勢不相容。必且釀成獄訟。斯亦事之可億。逆者也。謂爲無害他教。其然豈其然乎。曰。昔之戕教士。焚教堂。皆出於椎魯。無知之民。不明事理。則然耳。爲士夫者。不聞預乎其間。亦可見陶淑於孔子之教。決不至鹵莽滅裂。有如此舉動也。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解者謂攻擊異端。則自罹其害。然則欲害人。先害己。孔子方爲後之擯黜他教者戒矣。孔子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古之儒者。固有以諸子專家之學。揮斥吾道之外。自今以後。人人識乎孔教大義。又有黨同伐異。以妬道真者乎。無有也。蓋孔子之教。兼收並蓄。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江海之無不歸納。其廣遠有若此者。隘乎其量。而與他教相仇。非真有得於孔教者也。尙何害哉。尙何害哉。

不觀釋道二教乎。唐昌黎韓氏以明教爲己任。固嘗辭而闢之矣。原道篇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彼蓋懼人之習乎其說。以爲聖如孔子。退處於弟子之列。必將背道而馳。孔教至此。而衰熄也。故發爲文章。欲遏其方張之勢。以挽狂瀾於既倒。若有不能。不殫我心力。毅然砥柱中流者。然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亦

徒託之空言。未嘗見之實事也。至於有宋道學諸儒。高談性命。皆深於內學。卽入主出奴。或輕肆譏彈。而責之者。猶謂其疾之已甚。未能舍短而從長也。則爲理學者。特自成其宗派而已矣。不然。道佛二氏。其教流傳。以至今日。何以與我孔教儼然有三分鼎立之勢乎。由此言之。釋老可以並存。豈基督一教獨不可以容受耶。況西人之行教中國。歷有年所。從之者已實繁。有徒其極也。必如釋道兩家。分別部居於天地間。若謂孔教復興。隆其祀事。我且被其害焉。不免總總過計矣。

夫中國之教。廣大精深行之。而萬世無弊者。厥惟孔子。然釋道而外教亦多端。往往有私立名目。而入於小數者。願彼創設一教人。旣尊而信之。則亦聽之可也。何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崇奉別教。固可隨我之意也。信教而可隨我之意。設有兩人於此。一則以孔教爲依歸。一則以他教爲遵守。豈可交相是非。而不得從心之所爲乎。故爲基督教者。但求探其真理。不復如前此之專恃爲護符。自悖其規約已耳。若恐致祭孔子。而謂於吾有害。則是先存一彼此之見。必使我孔教掃蕩無餘。而後快也。且其人少長中國。吾固不敢謂生乎中國者。必歸夫孔子之教。然而孔子爲中國禮教之宗。人倫日用有

不可須臾離者無孔教是無中國矣以同爲中國之人獲益者已無窮盡乃於祀孔之故其心有所不安知本者斷不至此又安見人之信服孔教者遂因而罷黜之乎則其勢亦有不可禁阻者也況信教者許以自由取孔子蓋各爾志之義各行其是誰曰不宜。

嘗試譬之一飲食也或尙儉素或尙甘旨有不能強同者今執一人而語之曰爾之儉素害於我之甘旨有是理乎一衣服也或主樸陋或主鮮麗又有不能強同者今執一人而語之曰爾之樸陋害於我之鮮麗有是理乎明乎此則中國之祀孔子敬教而勸學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隋唐而下用天子之禮樂王者之貴猶不敢不慎重將事以昭其尊師重道之意誠以中國文教所自出也乃惑於異說學官不備廟庭則任其荒蕪木主則委之灰燼甚且有折其樑棟而別謀建造以處工藝之民者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夫勝蹟留貽愛古之士猶攄懷舊之蓄念急急思有以修葺之矧孔子乎今幸矣孔子又復祠祀矣爲基督教者當亦同深讚美也吾請更設一譬焉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祀其祖父者人子職所應爲也若祀其先世此方以展我孝思爲之鄰里者出而干

涉之曰是不必奉祀者也。苟非狂悖樂爲此不近人情之舉乎？中國以孔子爲教祖，則學者之陳其俎豆薦以馨香始合乎崇德報功之義於他教有害乎？其無害乎？不待智者而能辨之矣。

夫中國之必祀孔子所以導治民心之具也。古之有國家者莫不釐定法律矣。卒之潛移默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未有不藉孔子之教者也。故釋奠釋菜之時人皆知所觀感有功經傳者亦得從祀廊廡。凡此者用以正民心也。如徒以法律而已孔子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刑法之武健嚴酷其如德教之入人深乎？夫民之蚩蚩苟非施以教澤則無所顧忌。觀於今日黨爭紛於上盜風熾於下其暴亂亦大可見矣。是故中國而不尊孔教民心不安究其弊之所至轉有害於他教吾何以知此哉？荀子之論性也則曰其善者僞彼蓋謂人非聖教必將甘於爲惡而不能明善也。夫至甘於爲惡小之鄉邑蒙其害大之天下蒙其害豈於人之奉他教者獨能長慮却顧息其賊害之心哉？往者教禍之興亦嘗不稍寬假而以之重懲矣。然不率教者猶且接踵而起是法律實有窮時也。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

教民愛之爲今之計惟有表揚孔教庶幾民相親愛勝於其畏法之心則不特中國之福於他教亦非無利也使非然者孔教不昌絕其祀事是直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於此轉有深懼也

總而言之孔子之當祀於已往者不必論矣默驗將來薄海內外孔教有浸浸一統之勢異日將無不敬祀之中庸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夫孔子爲中國一人其教之與天比隆余嘗議柴燎祀天當奉孔子作配矣今雖尙非其時此事未見之施行然膠庠之中使莘莘學子俱如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有低徊不能去之意則報本反始所以消禍亂而正學術者豈不在是無如近之世局一事焉此從而彼抗朝行而暮改恐明知孔子之祀足以宏風訓世者亦且妄思變更也或則惕於爲基督教者欲以得其歡心截然而中止又在不可知之數夫以孔子之祀名正言順倘舍己從人任趙孟之貴賤天下事尙有可爲者乎余故抉其無害之故作爲此說使他教怡然渙然無生疑慮并以堅當今從教之心焉嗚呼此中國教育之絕大關係耳余其能已於言哉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一號目錄

孔教會序

孔教會雜誌序例

孔教會雜誌發刊詞

圖畫 繡木子手摹楷木聖像

廟孔子像 孔子履 聖廟祀

曲阜聖

陳煥章
陳煥章
黎養正

論說 孔教大一統論

明教

釋君篇

釋經

孔教宜定爲國教論

講演 明定原有之國教爲國教并不礙

於信教自由之新名詞

尊聖之事實

女界尊孔之宣言

學說 易爲商周之史說

普通倫理學

中國說

孔門理財學 國用

政術 孝經學

史徵 原史 史學附史官沿革考

孫德謙

張爾田

張爾田

狄 郁

陳寶徵

陳煥章

譙淇溪

文廷毅

孫德謙

狄 郁

姚明輝

陳煥章

曹元弼

張爾田

傳記

一貫錄

敦煌石室真蹟錄乙

中國之新命必繫於孔教

孔教乃中國之基礎

中國當以孔教爲國教

叢錄

遜堪撫言論考據當注重教言大綱

太平洋筆記宗教興祭記

陳氏讀書錄

觀水軒偶談 今人之通辭觀

通信 李古愚 宗聖社會 孔道會

孔教會公呈

孔教會開辦簡章

孔教會立案之部批

上大總統請尊崇孔教書

上教育部請定國教書

內務部保護祠廟咨文

書黃太冲畫像後

聖頌樂章 贈孫益菴詩 談經

與曹君直元忠

文苑 孔教新聞 粵人聲討鍾榮光廢孔之公

案 他目不及備載

本會紀事

李 濱

王仁俊

陳煥章

陳煥章

陳煥章

張爾田

姚明輝

陳治安

李時品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張 勳

龔 萬 中

請尊孔教爲國教議

梅縣廖道傳

叔度

蓋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天地之所立曰極。命之人曰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國有教然後能立於天地之間。外國民族強武如俄。堅毅如德。特立如英。活潑自由如法。如美。雖學藝精微。功利發揚。而其民服從於宗教者。唯謹其効。蓋彰彰焉。我中國歷載五千道德之傳。肇自伏羲。歷神農。黃帝而始。大堯舜精之。禹湯文武周公明之。而孔子集其大成。其刪述在五經。其言行在論語。孝經。而春秋大學中庸尤爲心法。治法之所昭示。負哉。範百王。師萬世。已孔子既崩。百子繁興。瑕瑜互見。道眞將晦。孟子距之。董子述之。越漢中葉。天下皆尊孔子。而道統定於一。自是以後。雖經師大儒輩出。而佛老之學雜鶩。其間聖教有中衰之象。唐儒韓愈抗言闢之。衛道之功。超董追孟。逮有宋濂洛關閩諸儒崛起。益表章微言大義。以教人近之切。身心言行之際。遠之窮天人性命之微理。學已昭道脈。斯寄深粹。宏博以朱子爲大宗。而陸王二家亦相發明。而不相悖。由宋而來。七百年俗敦禮法。士尙節義。蓋浸淫於先聖諸賢之教。澤者深。其明效大驗。有如此者。民國肇興。開中國前古未有之局。雖應於世界之進化。而實本於吾國固有。

之。道。德。故。革。命。之。事。敏。捷。穩。健。逾。法。越。美。夫。其。始。內。夏。外。夷。者。春。秋。之。義。也。而。終。以。五。族。統。一。者。大。同。之。旨。也。摧。君。主。民。者。天。下。爲。公。民。貴。君。輕。之。理。也。烈。夫。志。士。飲。槍。蹈。刃。相。踵。不。悔。者。成。仁。取。義。之。宗。也。此。其。榮。榮。較。著。者。其。餘。道。德。風。俗。有。較。之。歐。美。諸。國。爲。尤。美。者。要。在。修。而。明。之。擴。而。充。之。焉。耳。今。志。功。利。者。或。以。道。德。爲。迂。談。醉。新。學。者。或。以。舊。學。爲。詬。病。又。或。高。語。禪。玄。或。傾。向。外。教。而。以。己。國。固。有。之。孔。教。輒。以。平。庸。無。奇。忽。之。夫。紹。宣。聖。學。發。揚。國。教。以。延。伏。犧。以。來。列。聖。魁。賢。之。道。德。精。神。而。辨。人。禽。之。界。其。關。係。全。國。民。族。真。乃。至。高。無。上。之。要。義。較。之。保。種。權。以。禦。外。侮。摧。君。主。以。博。自。由。其。事。尤。難。其。績。尤。偉。而。可。以。迂。闊。置。之。耶。舊。學。有。必。宜。保。存。者。有。宜。改。良。通。變。者。而。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大。原。要。不。可。易。以。歐。美。政。治。科。學。之。精。優。而。守。宗。教。極。篤。吾。國。人。其。可。輕。撥。本。根。耶。至。夫。信。教。自。由。文。明。通。律。各。國。宗。教。具。有。旨。極。勿。用。相。非。卽。就。釋。道。二。教。論。清。淨。空。寂。優。於。出。世。不。適。社。會。且。諸。教。大。抵。皆。侈。神。奇。崇。迷。信。與。吾。孔。教。之。重。人。道。大。異。夫。道。猶。大。路。也。教。者。示。人。以。遵。從。此。路。之。正。軌。也。各。教。以。無。以。空。以。迷。信。以。未。來。境。以。離。乎。人。境。爲。道。而。孔。教。以。有。以。實。以。不。迷。信。以。現。在。境。以。不。離。乎。人。境。爲。道。而。超。絕。人。

境之理。所謂天地相似。天地與參者。亦由是而得焉。夫吾人已現在處於有且實之人境。則所從之大道。必隨人隨時隨地。可以共行者。且必由此道行。而卽可以達吾人生存播衍之鵠的者。斯道也。惟吾中國被服二千餘年之孔教。有然而非他教之所可比也。或者曰。孔子尊君與民國不合。不知古代非君主不能治民。君國不分。故忠君卽爲忠國。經傳所載。重民輕君之旨。極多。特專制積習。以崇奉一人爲忠。湮其本義耳。或曰。儒教緩弱。不適競爭。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何等語哉。末流儒緩。正當以古教矯之。且他教之出家。寂修。衣食於人者。論者尙或以勇猛精進。美之。儒教卽有緩弱者。尙不坐食廢事。況其本旨。非緩弱乎。或曰。凡爲宗教。必有迷信。故孔子爲政治教育哲學家。而非教主。不知修道。謂教聖有明訓。若以彼迷信者爲教。而謂孔子非教。抑毋寧以我之不迷信爲教。而謂彼非教乎。且政治教育哲學之型範。後人卽教主矣。或曰。六經大謾。難以誦服。抑觀各教經典。或空虛無著。或怪誕不經。彼教中人尙能舉口。孰若我聖經身心家國本末。畢具。寧吾國人而可。不是訓。是行。歟。或曰。五族一家。佛回並峙。今若崇孔教爲國教。得不背信教自由之約法乎。不知孔教經緯人事。與各宗教異趣。固可。

以包各教而無外實可以超各教而獨行今試執各宗教之徒而問之曰若能離知覺心意身家國天下而獨存在乎必僉曰不能則彼所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固亦不外孔道矣亦何妨並存哉夫以孔子之道淵源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衍發於漢唐宋以來諸儒者其根脈之悠久博大如此其學術始於一心極於天下近切人事高參天道適宜於人類之世界且有以盡人而合天如此其學說爲全國大多數人所誦法支配吾國二千餘年之政學界而又有以孕育民國如此乃宮墻寥落釋奠簡疏六經不列於膠庠四子且束之高閣國爲無教之國民爲無教之民而轉藉異邦之教以寄信仰道傳實恥之道傳愚昧擬請大總統定孔教爲國教孔子爲教主祭則配天永立國極京師暨各直省府縣文廟改稱聖廟文武國民皆可敬禮選學問勳望素著之退老或學校人員之有學望者兼典聖廟彝鼎圖籍禮樂歲時陳列釋奠儀節採用古制學校教授酌存經學大學本科仍設經學專科召集通儒釐正經義俾適教授尤要在設聖教會以資風倡京師聖廟爲總會省聖廟爲省會縣聖廟爲縣會各學校照舊奉聖人爲分會以講明聖學並由京師及省垣之聖教會選派儒士往各

國傳教以資普化。以舊衍聖公典。曲阜聖廟大總統待以上賓之禮。從祀諸賢由大總統與國會及大學問家慎重釐定。進退而增減之。大約以立德立功立言有俾全國或世界其立功立言者須操行不詭於正方許。廁列其有大功德於國於民者。鑄造銅像建之聖廟。以志景仰。誠如是行見士爭濯磨以聖爲歸。常則收化民成俗之功。變則勵取義成仁之節。則吾國性道文章之微。貫瀛寰際天地。抑豈難事哉。雖然以形式尊聖抑末也。必人人勉爲聖賢。斯爲貴。自灑掃應對以至盡性知天。造詣淺深不一。而必有事焉。是在有魁儒碩學。志存開繼者。廣設學會。宏宣聖道。爲之振木鐸而鏡羣流焉。非吾國民任而誰任。歟。道傳姿性。禱味志業。榜謨凡所陳述。均屬庸言誠望。吾國人不以此爲不急之務。迂闊之論。速定大計。建立國教。中國幸甚。

河南圖書審查會 定採 商務印書館 初等小學 高等小學 教科書目錄

● 初等小學校

共和國 教科書 新修身	八册	每册六分 對折三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修身教授法	八册	每册一角 對折五分
訂正 女子修身教科書	八册	每册八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國文	八册	每册一角 對折五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算術 珠算	一册	一角四分 對折七分
手工教科書	一册	一元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圖畫 毛筆	八册	每册八分 對折四分
● 高等小學校		
共和國 教科書 新修身	六册	每册六分 對折三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國文	六册	每册一角 對折五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算術	六册	每册六分 對折三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算術 珠算	三册	各一角二分 對折六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算術教授法 珠算	三册	每册二角 對折一角
共和國 教科書 新理科	六册	每册六分 對折三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歷史	六册	每册六分 對折三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農業	四册	每册一角 對折五分
手工教科書	一册	一元三角
鉛筆畫範本	六册	每册一角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圖畫 毛筆	一册	定價一角 對折五分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圖畫 毛筆	一册	定價二角 對折一角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圖畫 鉛筆	二册	每册八分 對折四分
共和國國民英文讀本 卷首	一册	一角二分
中國英文讀本 卷首	一册	一角

毀孔駁議

華亭顧 薰 迺 琴

或問先師孔子。自漢高祖過魯。祀以太牢。稽之史冊。歷代尊崇。素王之號。自古爲昭。至聖之褒。於今爲烈。休哉無以上矣。曾亦有毀之者乎。曰。叔孫武叔之流。何時無之。何地無之。而要。不若今茲爲甚。今之毀聖滅經者。直中亡秦之毒耳。吾試證之。秦政不綱。暴戾恣睢。愚我黔首。焚書坑儒。傳至二世。不祀忽諸。則其國之滅亡。由於不知尊孔。有以致之也。夫道統屬儒。不自今日始。三代而上。政與教合。三代而下。政與教分。孔子生衰周之季。天獨畀以筆削之權。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君子謂作師兼作君之任。惟孔子有焉。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其所以未乖未絕者。曷恃乎。恃有口說流傳。竹帛徵信。闡儒教而衛聖道。夫固大有人在也。當時去聖未遠。百家騰躍。總不能出我孔子範圍。彼亡秦逆天。烏足知之。揚子雲蜀之奇士也。其著法言。則云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謂之說鈴。許叔重東京大師也。其撰說文類多引孔子之言。推之伏生傳書。孫通習禮。董廣川之繁露。賈長沙之新書。皆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卽前乎此者。老子小仁義。開孫吳申韓之漸。列子達生死爲道。墨名法之源。時或有詆毀孔子。

者然諸子各具一偏不無一得昔者昌黎之論荀子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則九家者流其殆小疵而已乎故學者必折衷於六藝諸子其輔焉者也況祖龍一炬六經掃蕩存者無幾猶幸傳其緒餘者莫諸子若以秦火不及諸子也蓋諸子者與孔子雖生不同時處不同地學不同師而要無不以孔子之言爲車中之鍼斗中之杓焉傳曰皆六經之支與流裔豈不信哉自金絲出禮堂之壁漆書發蘭臺之藏兩漢儒林搜遺訂墜聖道大昌於斯爲盛仲尼日月無得而踰子貢氏固早知之矣雖然不佞竊有說焉孔子之道載在六經孔子之教垂諸萬世此猶顯而易見者也若贊易十翼歷敘犧農黃帝堯舜之制作刪書百篇論定唐虞夏商姬周之文章易何以始乾坤書何以終秦誓天人嬗代之際一若隱然知秦後必大者乃秦不修德嚴下挾書之令推滅儒術瀆亂天常人心因而解體是自召速亡之道爲可悲也而助其毒者不得不責諸衛鞅李斯甚矣國無亂臣國必不亡故秦之亡實亡於鞅斯不謂今之毀孔者視鞅斯而尤加甚焉或欲罷其祀或欲廢其經或欲拆其廟或欲奪其產或假尊孟之名以抑之或借崇墨之說以淆之並有妄援殊方絕域之教以顛之倒之喪心病狂

一至於此。睹斯怪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夫人不讀孔氏書。吾無咎焉耳。乃如之人。當其得志於時。何嘗不以詩禮發冢。今則一倡羣和。甘蹈不韙。無他。權利心勝。道德心衰耳。殊不知天演競爭之界。優劣易分。孔教一日不昌。人心一日不靖。亡種滅族。呼吸可危。何則。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爲最鉅也。夫我孔子之教。中國國性所系。環球推爲文明冠。古今教主。舍孔子莫定一尊。是故中國孔教存。斯國存。孔教亡。斯國亡。夫亡國亦常事。特未聞國亡而國性與之俱亡者。若滅絕孔教。則真滅絕國性矣。吾爲此懼。何物豎儒。鼓此盲說。而欲自儕禽獸乎。吾舌尙存。烏得不辯。且今之所謂新學者。習皮毛而乏根柢。吾無取焉。睇其表則頎然。叩其腹則枵然。聆其語則又龐然。正如燭火之明不能見日。驢涿之水。咸出無源。借黨派以支離其說。黯黯世界。羣趨於退化之象。中國尙有教育乎。近三十年。歐風之輸入。不爲不速。然如東鄰雅彥。西海博士。尙知瞻謁孔像。繙譯經書。其漸被爲何如。遠生我聖人之域。食毛踐土。父子以是訓。師弟以是規。一朝得志。反欲背而去之。人曰廢孔。我亦曰廢孔。人曰廢經。我亦曰廢經。是爲忘本。是爲亂常。而干紀。吾甚哀其如蚍蜉撼樹。醯雞攢甕。朝生暮死。亦終爲不聞道之裸蟲而已。

或又曰。大哉孔子。生民未有。雖千喙萬啄。無損靈光。毀庸何傷。不知非種必鉏。害羣必去。矧聖爲師。表經皆道。蘊彼欲毀而滅之。吾寧能默而忍之耶。故楊黜以爲天下告實有不得已者在也。世有叔孫武叔其人乎。熒惑是非。不過譏口。若中亡秦之毒。專以毀聖滅經爲事。勢必至殺身禍國不止。吾願治世之傑。弗效也。嗚呼。吾宗孔子。吾師孔子。於是作毀孔駁議。

催收報費

本社定例凡定閱雜誌者費須先惠叨蒙閱報諸公照例繳款實深感謝惟亦間有函定而未交款者本部以其聲明費卽續繳不誤且爲有心孔教之人勉爲通融惟本社資本短少而支用浩繁萬望未繳費諸君立由郵局將報資郵費匯來俾資周轉否則報固停寄且追欠款想諸君亦知本部不得已之苦衷也 孔教會雜誌社發行部謹啟

經辨

錢唐張爾田 孟 劬

百家九流之學。雖失傳於兩漢。然尚有班氏藝文志存世之好學深思者。苟取諸子以上。究古人官守之遺。固不難心知其意也。惟六藝之爲書也。典籍具在而口說寢亡。一阨於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二阨於鄭元。義據通深古文。遂行三阨於六朝。南北派喜新得僞。四阨於唐人之義疏。刊落異家。五阨於宋儒之章句。增會釋教。遂使我夫子折衷往制。爲萬世立教之微言。與夫舊史世傳說經之本義。俱晦塞蕪沒於訓詁箋注之中。而六藝幾同斷爛朝報矣。語曰。秦人燒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豈虛語哉。約舉大者數端。一則造經主名之不一也。一則篇目前後之不同也。一則家法異說之不相合也。一則嚮壁憑肌之互相矛盾也。此數端皆古稱聚訟而迄今未有定論者。今欲考定六藝不可不先考諸說之異同。欲考諸說之異同不可不先考諸說根據之主義。諸說根據之主義明而後我夫子折衷往制爲萬世立教者。與夫舊史世傳說經者。始可大白於天下。此固非末學一人之責矣。雖然不敢不言其畧焉。周易者始於伏犧而終於文王。昔者伏犧氏仰觀俯察。旣造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簡

略但有先文而已至黃帝始以古籀演之。

此據易緯乾鑿度案籀書實周宣王時太史公所造紀者預稱之蓋假後以明前耳如五

等之封起於周而史記黃帝本紀云諸侯咸來賓服證號皆在身後而歷代增損變通左傳云陳桓公方有諱於王古書似此者極多若不通其例則難曉矣

取此經以明受命之符夏據伏羲謂之連山殷據黃帝易謂之歸藏文王又因伏羲黃帝之舊重之為六十四卦謂之周易即孔子所據之本是也乃後儒說周易者不勝其聚訟焉一在於重卦一在於卦詞與爻詞以為文王重卦者史遷之說也以爲神農重卦者鄭元之徒之說也以爲夏禹重卦者孫盛之說也以爲伏羲重卦者王弼之說也余考西京諸儒口說謂伏羲初造八卦則有之從無以重卦屬伏羲神農夏禹者班固曰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法言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又曰文王淵懿也或問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王充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象象繫詞三聖重業易乃具足由是觀之則重卦當歸文王無疑矣而鄭元孫盛獨屬神農與夏禹者何哉竊謂此蓋涉二易而言耳按二易歸藏亦有六十四卦其中如溥狼釐林禍稱僕毋亡瞿荔員誠欽規夜犖兼分岑霽遠蜀馬徒熒惑者老大明等卦多不與周易同而連山亦有剝復姤

中孚陽豫遊徙諸卦名。是二易皆已重卦。文王之演易。或於此取象焉。則所謂神農與夏禹者。蓋指是也。至於輔嗣謂伏犧重卦。則亦有說。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若然。則伏犧之時。所謂重卦者。蓋重二為乾。重三為坤之類耳。案淮南要畧曰。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

禍福突然。而伏犧為六十四卦。變化之理。已寓其中。即所謂淑清之道。而擯逐萬物之祖也。蓋伏犧雖未重卦。而六十四卦變。化之理。已寓其中。即所謂淑清之道。而擯逐萬物之祖也。蓋每卦增為六爻。而六十四卦成矣。故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明夬卦之理。伏犧之時已有也。若據此。謂重卦始於伏犧。則淮南安得言周室增以

六爻 自孔沖遠不得其解。因謂伏犧所重者為六十四卦。信如斯言。周易一書上古已

備。又安用文王拘憂而更張之哉。卦辭爻辭二說。鄭康成暨西漢儒者皆言。文王所作。馬融陸績獨謂卦詞。文王爻詞。周公以驗爻詞。多文王後事也。孔沖遠申之曰。升王用享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詞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享於岐山。明夷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此三說可謂明晰矣。而皆有未盡。何則。古者君臣不若後世尊嚴。

豈不可言東鄰西鄰文王受命改元皆在生時豈不可以稱王箕子古文或作菱茲或作其子亦豈必定指箕子也惟易緯有云法且作九問注曰且者周公似周公實有闡易之事易緯出孔子口說當可信從意者文王既修卦爻二詞周公又從而潤澤之歟

論衡曰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犧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第八章究六爻此

則兼及周公矣若先儒說重卦及爻詞為孔子十翼者見陸德明經典敍錄則又江左之新說

辨不勝辨者也尚書本有兩派一為孔子說經者是曰今文一為舊史說經者是曰古

文今伏生歐陽夏侯之今文已亡惟存古文而已而古文又有兩派一為孔惠壁藏之

古文一為杜林漆書之古文杜林漆書古文尚書者據後漢林本傳曰河南鄭興東海

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及宏見林闔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

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

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陸德明亦引范曄之說曰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

於世。是則近儒所輯。尙書。馬鄭注。乃杜林。棗書之古文也。孔惠壁藏。古文尙書者。據漢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後漢孔僖傳。亦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經典敘錄則曰。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尙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舩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毫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發是則。孔沖遠作疏之。尙書安國所傳。乃孔惠壁藏之古文。惟舜典首二十八字。及傳爲姚方興僞造者也。宋後儒者不知。

古。文。本。有。二。派。見。孔。傳。與。馬。鄭。不。同。遂。疑。其。僞。而。古。文。兩。言。於。是。爲。治。尙。書。者。一。大。疑。讞。矣。其。爲。說。也。有。數。端。有。以。兼。弱。攻。昧。爲。隨。武。子。語。推。亡。固。存。爲。中。行。獻。子。語。而。謂。其。非。經。文。而。以。爲。經。有。以。孔。注。論。語。予。小。子。履。引。湯。誓。傳。屬。湯。誥。注。雖。有。周。親。指。管。蔡。傳。稱。至。親。而。謂。其。非。傳。義。而。以。爲。傳。有。以。舜。往。于。田。舜。典。文。今。在。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今。在。仲。虺。誥。而。謂。其。或。以。此。篇。爲。彼。篇。有。以。孟。子。言。舜。舍。己。從。人。傳。以。爲。舜。之。稱。堯。尸。子。舜。云。從。道。必。吉。傳。以。爲。禹。之。告。舜。而。謂。其。或。以。此。言。爲。彼。言。有。以。天。子。駕。四。而。云。六。馬。夏。商。五。廟。而。云。七。廟。而。謂。其。背。於。典。禮。有。以。尙。書。例。不。書。時。月。泰。誓。乃。有。十。有。三。年。春。之。文。越。日。皆。從。本。日。數。武。成。乃。有。越。三。日。庚。戌。之。語。而。謂。其。乖。於。史。例。有。以。七。旬。苗。格。與。三。苗。分。北。互。違。五。子。作。歌。與。五。觀。失。家。相。反。而。謂。其。是。非。大。謬。有。以。武。王。告。百。姓。不。當。稱。角。崩。成。王。命。蔡。仲。不。當。稱。乃。祖。而。謂。其。敘。事。失。詞。此。皆。後。儒。攻。駁。孔。傳。之。大。者。也。以。余。考。之。皆。不。足。以。定。孔。傳。之。僞。何。則。古。人。學。術。俱。係。口。傳。故。諸。子。引。書。往。往。互。有。同。異。如。易。傳。君。子。居。其。室。云。云。本。孔。子。所。言。而。說。苑。引。爲。泄。冶。語。是。其。例。也。如。此。則。非。經。爲。經。之。疑。可。釋。矣。古。人。傳。義。全。重。家。法。故。一。人。作。注。往。往。各。存。其。真。如。高。誘。注。淮。

南大汾云在晉而注呂覽則曰未聞是其例也如此則非傳為傳之疑又釋矣既古人傳義重家法則不得以舜典湯征篇目之殊而疑其以此篇為彼篇矣既古人學術係口傳則亦不得以言舜舜云主名之異而疑其以此言為彼言矣至於典禮本有今學古學之不同史例亦有此經彼經之殊體三苗分北即是有格五觀失家豈害作歌孟子尚有漂杵之說則武王何不可稱角崩周公亦有寧考之言則成王何不可稱乃祖且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可知尚書一經必有為安國以隸字易其本文者試觀墨子引湯誓周誥夏書呂覽引商書夏書周書史記引堯典舜典禹貢周誥多不與今本尚書同是其明證使如後儒調言亦將以墨子呂覽諸書而疑馬鄭注為贗鼎矣豈可通乎

近儒攻孔傳者如閻惠孫諸儒所考皆不足以定孔傳之其惟今孔傳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與馬鄭本增多十六篇不同

伊訓九太甲三篇十成有一十五德十者一說大禹謨三篇二十五泰誓三篇十七武成十八族葵十誥九命馬鄭之本二十蔡仲之命一舜典十一汨作十二十九君陳二十三大禹謨十三益稷十四五子闕十之歌十五胤征三十六葵二語二十七閔命以一德二十八典寶十九伊訓二十肆命二十安國得六十列篇目已與二十孔傳豈有同壁藏之書而參差背繆至於此志所以孔

冲遠疑馬鄭本爲張霸僞書而近人又謂孔傳爲枚賾僞鼎也要之書缺有闕矣據一若
二字訛誤輕譏古經博學詳說之君子諒不出此後有治尙書者信古而闕疑焉可耳若
康成尙書雖本杜林之古文實兼伏生之今文此鄭氏傳經之通例故安國增多之二
十五篇康成皆不爲注而謂之逸書逸書者逸無師說也今旣考定羣籍知孔傳古文
與馬鄭注者各屬一家並行不背八疑渙然而猶謂孔書爲枚賾僞造斯真貴耳而賤
目者矣詩經亦有兩派一曰今文三家是也一曰古文毛氏是也後儒不見三家之全
不考毛傳之本輯三家者則譏毛傳爲僞宗毛氏者則議三家非真斯亦爭訟之一端
矣不知詩有四例有古人作詩之例有太史采詩之例有孔子刪詩之例有後人賦詩
之例四例明而後詩可得而治也試以關雎一章徵之魯詩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
關雎作又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詩人歎而傷之又曰昔周王承文
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豈非古人作詩之義
乎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豈非太史采詩之義乎齊詩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

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漸。諷諭君父。孔子大之。列冠篇首。又曰。匹妃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豈非孔子刪詩之義乎。韓詩曰。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豈非後人賦詩之義乎。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感。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

之義尤明顯蓋太史采詩者。專取其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者也。孔子刪詩者。專取其可以垂世立教者也。後人賦詩者。專取其引伸觸類。斷章取義者也。惟古人作詩者。是三百篇之主義。故班固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言魯詩最近詩人之本事也。今雖明作詩之魯詩。及闡發孔子刪詩之齊詩。皆佚無以見其歸趣。然世所行者。不有韓詩外傳。與毛傳。

耶韓詩外傳之體往往引古事以詩證之此真後人賦詩之例者也漢書儒林傳曰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足為韓詩義證韓詩既然而則毛傳為詳太史采詩之宗旨更無疑矣由

是觀之四家之詩各明一義又豈可偏廢而學一先生之言哉禮經傳於世者亦有今

古文兩家今文士禮十七篇古文周官六篇也此二經尚無異說異說最多者則莫如

戴記之明堂月令樂記三篇據隋志曰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

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為之注是此三篇為馬融續增

皆非小戴原本明矣蓋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而二戴皆

后倉弟子倉師法高堂生固欲推士禮致於天子者后倉但欲推士禮於天子耳不謂

會今文派也馬鄭則古文派也故隋志言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

長者作注為鄭氏學由是以觀則鄭氏棄小戴之舊本用馬融之新修豈非其家法不

同哉試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考之月令明堂位鄭目錄云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鄭

目錄云別錄屬樂其非后倉今文師傳固已顯然蘇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

以作樂記則樂記乃漢時所輯其後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營山王禹獻二十四卷樂記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小戴恐不及見安得與諸記同

耶大戴之刪記本以存記取之尙無可議小戴之刪記也則以說禮過而存之不幾自背其家學乎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一日傳記一日傳禮兩家宗旨分析爲最明矣乃輓近諸儒辨詰紛紛皆謂三篇爲小戴原本非馬融之所足其說始於戴東原而陳恭甫尤辯余考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所言篇數與隋志小異至謂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非馬融入而何陳邵晉人豈無所據古人著書不能疑誤後學也而恭甫乃猥以別錄六藝論後漢橋元曹褒傳四十九篇爲證不知別錄之四十九篇陸德明已謂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矣若六藝論橋曹兩傳則實作四十九篇一字之訛恐難平反且陳邵亦謂四十九篇猶云馬盧附戴聖篇章則又何解今禮記四十九篇者曲禮檀弓雜記均分上下始得此數諸家所言指其分篇乎抑不指其分篇乎陳邵云去其繁重及敘略似小戴

原書必有敘畧諸家所言併敘畧數之乎抑不併敘畧數之乎此皆無從懸揣而隋志載融所足三篇證以陳邵則固確有依據也以無從懸揣之詞攻確有依據之說使小戴背其師法亦無爲貴辨矣惟隋志言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似二戴卽刪劉向所校之書然考史劉向典校中祕之後時書不布見漢書敘傳二戴何從得而刪之初學記曰漢宣帝世東海后倉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倉傳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若然則曲臺記亦蒼萃諸記而成而二戴乃刪后氏之書非刪劉向所校之書矣二戴禮記之目不著錄於七畧然蜀志載文類聚引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

在大戴禮顏師古注漢志則謂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是二戴刪記也按儒林傳倉說禮數萬

雖與劉向先後同時而實在天祿校書之前故別錄得以稱之也

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在曲臺校書著說因爲名是倉亦嘗預校書之職宜其

得窺中祕也。而隋志上言劉向檢得之事。下言二戴刪記之事。兩事本不相蒙。得此不亦可以釋然哉。案曲臺記漢志作九篇。今初學記作一百八十篇。或初學記是著其原數。而漢志則著刪餘之數。歟。要之古書篇卷最難的考。既與大義無關。固無

斷斷也。致辨也。此皆諸經異同之顯然尤著者也。雖然詩書易禮四經。雖互相異同。不過後儒橫生肌見耳。而古說尙無是也。至於春秋一經。之有三傳也。則自兩漢卽興爭論矣。故其時好公穀者攻左氏。不遺餘力。扶左氏者攻公穀。亦不遺餘力。宋儒本之競創邪說。謂何休爲公羊之罪人。謂左氏爲劉歆所僞造。觀聽不決。多隨二創。使十二公之新經有同賣餅三十卷之舊史。幾可覆瓿不更窺乎。不知左傳一書。舊史說經之義也。故漢儒言左氏不傳春秋。不傳春秋者。謂不傳春秋之口說。非不傳春秋之本事也。吾何以知左氏傳本事哉。吾徵諸史記。漢志知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志於左氏傳下。注左邱明魯太史而敘之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

第一卷 第七號

史記據行事。仍人道。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由是觀之。則左邱明本魯太史也。其作傳也。蓋因春秋修成。口說異言。恐漸失本事之真。不得已依孔子史記具論魯史之語。欲以見夫子所貶損者。事實皆形於傳。深切著明。根據舊史。非徒空言說經而已。使無左氏一傳。則人將疑孔子僞創魯史矣。素臣之功。意蓋在此。故其全書皆據舊例。以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無一非魯史舊文。真班固所言史官有法者。謂之論本事而作傳。詎不信歟。若夫孔子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詞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不可以書見矣。邱明雖親見聖人。未嘗受業。烏得而傳之。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削子夏之倫不能贊一詞。况邱明乎。今列七證。以祛來惑。太史公書難者。稱爲多引左氏。見范升傳五帝紀序亦謂春秋國語其所表見皆不虛。而答壺遂問春秋乃獨祖公羊大義。不與前同。豈非前之引左氏專在本事後之祖公羊專在口說乎。其證一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敘曰魯君子左邱明

第一卷第七號

史記據行事。仍人道。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由是觀之。則左邱明本魯太史也。其作傳也。蓋因春秋修成口說。異言恐漸失本事之真。不得已依孔子史記具論魯史之語。欲以見夫子所貶損者。事實皆形於傳。深切著明。根據舊史。非徒空言說經而已。使無左氏一傳。則人將疑孔子僞創魯史矣。素臣之功。意蓋在此。故其全書皆據舊例。以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無一非魯史舊文。真班固所言史官有法者。謂之論本事而作傳。詎不信歟。若夫孔子刺譏褒諱。搢損之文。詞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不可以書見矣。邱明雖親見聖人。未嘗受業。烏得而傳之。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倫不能贊一詞。况邱明乎。今列七證。以祛來惑。太史公書難者。稱爲多引左氏。見范升傳。五帝紀序亦謂春秋國語其所表見。皆不虛而答。壺遂問春秋。乃獨祖公羊大義。不與前同。豈非前之引左氏專在本事後之祖公羊專在口說乎。其證一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敘曰。魯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

八篇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莊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觀近世。亦著
 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據春秋之文。以著其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又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
 詞。可見古文重事。今文重義。兩家派別之不同矣。近有據此。謂史公揚古文。而抑今。劉子
 文者。甚謬。使史公果揚古抑今。則孔子世家載修春秋事。何以獨本公羊為說耶。今
 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而傳洪範五行多異。邱明歆數難向。向未能非。猶持
 其穀梁義。不敢苟同。使左氏亦傳口說子政。何肯獨持穀梁黨同門而妬道真乎。其證
 二也。後漢班彪傳。彪繼採前史遺事。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
 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杌。
 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
 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班彪以左氏傳與
 乘檇杌並言。列諸國史。豈非謂左氏傳即魯之春秋乎。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孔子
 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邱明論
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審異同為國語。而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見史通。今雖不得其詳。然觀孟堅以本事稱左傳。則左氏之為魯國舊史。益無疑矣。其證三。
 也。桓譚新論言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
 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

無傳。使聖人閉戶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及光武興立左氏。譚與衛宏並共毀訾。

東觀漢記

譚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豈非前主本事故譏。二傳後之貶左。意在於經乎。其證

四也。劉歆最私左傳。移博士書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且引禮失求野之言。而責以信口說而背傳記。傳記指史而言。豈非不敢以左氏傳爲孔子口說乎。其證五也。左氏爭議託始劉歆。而後范升陳元繼之。范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邳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五經之本自孔子始。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陳元言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詞。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升謂不祖孔子。豈非左氏不傳口說乎。元謂親見實事。豈非左氏實傳本事乎。其證六也。王充後漢通人論衡亦謂公羊高穀梁寅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國語。左氏之外傳左氏傳經詞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左氏國語。世儒實書也。實書之稱。豈非指本事而言乎。其證七也。有此七證。左氏之爲舊史。章章明矣。惟其爲舊史。故兩漢治左氏者。若劉歆鄭興鄭衆等。一及大義。無不膚引公羊穀梁。絕不肯附會左氏爲孔子之口說。卽賈逵杜預最稱文致者。而逵之條奏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

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預之左傳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一曰殊絕甚遠。一曰史書舊章。是遠預雖緣隙奮筆。妄謂左氏可興。公羊可奪。亦何嘗沒其爲舊史之實哉。而綴學之士。輒欲申劉知幾史論。劉氏史通申左有左氏三長公穀五短子元論史故重本事宜各有主思以汨二傳之微言。眞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若公羊之疑。則又有二一則謂周公制度已備。孔子不當改制也。一則謂周德天命未改。孔子不當王魯也。此皆不足以議公羊。何則。易詩書禮皆先王經世之史。而春秋則魯諸侯之史也。諸侯之史。豈可上配六藝改制者。蓋據天子制度以改魯史耳。故孟子說未修之春秋曰。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說旣修之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使當日孔子因魯史而不改。是以諸侯史例。廁諸天子之間矣。其爲僭越更何如耶。雖然。改制亦非無所依據也。徐彥引閔因敍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夫子修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不

應專據魯史。堪爲王者之法也。故言據百二十國寶書。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云寶書也。而司馬遷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由是而觀孔子之所改者。皆據周史之制無疑矣。而或者又謂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何不竟據周史。而必因魯史。立新經。黜周王魯。無乃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乎。不知此我孔子之深意也。蓋周轍既東。天下無共主久矣。范寧有言。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故其時上無天子以操黜陟之權。下無方伯以正朝聘之禮。孔子雖得寶書。春秋一經。終不能成。不得已假魯史以加王心焉。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耳。說苑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豈非以春秋繼周而作爲我孔子受命之史乎。春秋既爲孔子受命之史。而聖德在庶。不能不託魯以當新王。既託魯以當新王。不能不親周故。宋以存三統。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人之閒。聖人蓋有懼心矣。要之周德不若三季之末。孔子必不敢以匹夫上代天子之權。魯史

苟非諸侯之書孔子亦必不肯改制以啟後儒之惑。蓋仲舒著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

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亦何改哉魯恭讓不與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蓋道無變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穀蔬

械而已是春秋所謂改制者專指此數事而言蓋孔子為後王制法者也論者泥於當時

又何怪其反宋人乃以僭竊王章之罪責萬世帝王之師亦可謂不根持論者也王晉書

駁黜周王魯之說此皆門戶之見蓋魏晉間左氏學盛行公羊微旨已無人能識矣亦有

乎諸經得失既如彼而三傳異同又如此得余說而存之庶幾可以息諍矣雖然六藝

自孔子手定之後變亂穿鑿於後人者至數千餘年其大者今已略為辨明其小者尤

更僕難數大抵諸經抵牾多在於事近儒謂論學惟著之於事方無爭訟不知事之是非

一時一人所著之書如左傳之與國語則又何解焉況既往之事無從微明而理班孟堅

之在宇宙隨時可以印證則事之不足憑或更甚於理也辨六藝異同者其慎之班孟堅

有言曰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

破壞形體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詎不信哉詎不信哉

謝霖著 銀行簿記實踐 出版

是書不重理論專尚實用舉凡銀行應用帳簿傳票表式莫不詳為羅列設例說明以資參考誠銀行業家及教授或研究銀行簿記者所必備之書也書分三册第一册理解第二册傳票第三册帳簿全部定價銀二元八角批發從廉外埠購者可將書價匯寄總發行所當即將書寄奉不誤

北京前門內兵部窪中街第二十七號

總發行所 銀行簿記實踐總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上海 奉天 廣東

發售處 文 明 書 局

各 處 大 書 局

北京西長安街

中 央 商 學 會

覆友人論喪服書

桐鄉勞乃宣 玉初

日前談及某君於其戚誼某氏之喪。不令用白布衣冠爲喪服。謂衣服今已改制。不當尙沿舊習。人皆譏其悖妄。愚獨笑其不學。何也。喪服衣冠。歷代皆不用當代冠服制度也。某君殆以爲衰絰之物。齊斬之服。皆清代所創制乎。亦多見其陋矣。儀禮喪服篇疏曰。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以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爲喪服矣。此夏商周不以當代制服爲喪服之明證也。一代之興。必易服色。夏收殷。周弁迭更其制。而喪服則一用唐虞之白布衣冠。有因而無革。何歟。蓋取其質朴無文。以稱哀素之心焉。爾三代而下。自秦漢以迄於今。衣服之制。代有改革。而以白布衣冠爲喪服。則數千年無所變。

更元明之不改。唐宋猶唐宋之不改。魏晉魏晉之不改。秦漢秦漢之不改。夏商周夏商周之不改。唐虞也。六朝以上喪服之學。喪服之制。一依儀禮。其衣冠之不改。不待言矣。唐始於親族五服。略有增改。而衣冠則悉遵古制。開元禮有明文。宋元明喪禮皆無別制。衣冠之文。元時有民人請依蒙古喪服。朝命嚴斥。不許見元典章。大清通禮載有斬衰服。生麻布。旁及下際不緝。麻冠。經菅屨。竹杖。齊衰服。熟麻布。旁及下際緝之。麻冠。經草屨。桐杖之文。及大功小功。總麻冠服。經屨之制。皆與古制無異。與所定一代冠服迥不相同。是仍沿用唐虞以來之古衣冠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是喪服固百世之所因也。今南北鄉俗。喪服多用梁冠。衰麻儼然。古制足爲歷代相沿。未嘗改制之確據。其與平日衣冠不同。非違國制也。遵古制正所以遵國制也。士大夫家間有仿滿人喪服衣冠者。自以爲遵國制也。實則未嘗考見通禮之文。轉蹈元典章所載民人之轍矣。夫喪禮爲天理人情之至。我中國伊古以來相傳之國粹也。人道之異於禽獸。此其大端。此而廢之。是廢人道也。故歷百世而不改。三代聖人之制作。百不一存於今。獨五服之名。衰麻之等。至

今承用無異古。初雖北朝遼金元累以外族入主中原亦相因而不廢。洵我中國至可寶貴。至當愛護之物矣。乃今自命爲黃帝堯舜之子孫者。輒弁髦視之。而他族是從。何其忘本之甚哉。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獨喪服則爲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雖當其或繼周之時。仍有皆從其朔之義。故他服可變。喪服不可變也。弟數年前。卽思作喪服用古衣冠考一篇。以客中書少不敷引證。欲作而輟。今鄉居書更少矣。而有觸於中不能自己。聊就案頭一二種書所有。及胸所記憶。約略爲左右陳之。鄴架富於藏書。且有圖書館之書可檢。若以鄙說爲可採。敢乞於所述開元禮元典章等編。及歷代禮制諸書。廣加披覽。取其足以證明此義者。錄其文以見示。俾成此作。似於世道人心所補匪細也。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好禮君子其有意乎。

謹案自唐以後。居喪之禮。儒者不習久矣。蓋狃於左傳豫凶非禮之說。謂非人子所宜言。於是禮經中凡論喪諸篇。皆刪去之。不復誦讀而學者。遂無所聞矣。至於近世且敢毀廢孔教。則如某君之不學無術。謂服制已改。不當沿承舊習。所在皆有也。不知喪服之用。白布衣冠。自古相傳。元明以下。並無更易。豈可因推翻專制。

論說 覆友人論喪服書

四十二

一切典禮盡從而摧滅之乎。玉初先生精於禮學。世所同欽。此書稽攷經訓。參之歷代制度。並據前清通禮。以明非其剗制。實亦取法唐虞。相因不改。所以扶持禮教。保存國粹。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彼淺妄之徒。得此書讀之。可以憬然悟矣。慎毋甘爲禽獸之亡教。相率而出於忘本也。本會以救濟社會爲主。爰亟錄之。

鐵路協會雜誌廣告

本會發刊雜誌。月出一期。每期八千冊。內容力求完美。材料益加豐富。實爲空前唯一之大雜誌。至圖畫鮮明。紙張精潔。尤其餘事所定售價極廉。祇收印刷工本。以副愛讀諸君之盛意。現按月二十日發行。凡我同志。盍快先觀。零售每冊三角。

發行所 北京西長安街 中華全國鐵路協會本部事務所

電話南局一千一百三十號

代售處 北京琉璃廠 商務印書館各省鐵路局

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爲國家風教之大本

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

人民爲國家之分子。而所以稱分子者。卽以其非孤立之故。彼以一定之主義目的。相聚合而成種種之團體。如家族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是也。此等團結。皆以人民發達爲要。歸故國家有公認保護之應。當理由惟是多數人民生事。而外尙有精神上之要求。欲求滿足。具此目的。於是結合團體。謂之教會。此亦國家所當公認保護者也。國家之於地方自治體也。公認之保護之。於行政範圍。則利用之以爲國家之機關。其於教會亦然。得此利用。之以爲維持秩序。鞏固國羣之具。此國家之自由權也。惟不得強迫人民爲某教會之會員。又不得強迫之使參與某教會之典禮。又不以屬於某教會之故。得以享有特別公私權利。是謂信教自由。是以國家既於憲法保證信教之自由。而復公認一宗以爲國教。而特別保證之利用之。此與立憲政體未嘗相反。如亨魯西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信教之自由矣。而第十四條仍有左開之規定。

國家。關乎。宗教。種種。設施。定耶穌教爲基礎。然不以牽動第十二條保證之自由。其國家一切典禮均以耶穌教爲範圍。如國會開會之初。議員造詣。官寺禮拜。至今尙然。宗教與政治實際上大有勢力。大概如此。又在英國。雖無成文憲法。仍立國教。國王號爲教長。嘗銳意將其宗旨利用於政治上。世所周悉矣。

又如諾爾威國。舊以路透新教爲國教。一千九百零五年與瑞典分離之後。憲法條文多加改正。惟關乎國教則條文仍舊。卽如左開。

第二條 耶萬西爾路透教會仍爲國家公教。信仰本宗。人民有依本宗撫養其子之義務。塞殊意圖教禁止不許。

第四條 國王必信仰耶萬西爾路透教而保護之者。

第十六條 國王得監督一切公開祈禱及一切宗教上之集會。監視所有奉職教侶遵奉教規。

第二十二條 國王得設諮詢樞密顧問。任免一切文武官員以及僧官。(下略)

又第九十二條中規定非信國教者不得爲王之樞密顧問。
又丹麥憲法有左開二條。

第七十五條 國教典章以法律規定之。

第七十六條 國民宗教舉動非害道德治安者有自由信仰拜禱上帝與結集教會之權。

可知諸國保證信教自由矣而定立國教猶不廢也。

美國向於民人信仰不加干涉。憲法訂立明文舉凡宗教一切置之度外。此因當殖民之初來美避地者特苦母國宗教上之迫脅。遂爾懲羹吹齋。悉行放任之故。又其國常以完全信教自由爲主義。欲使歐洲之民凡以崇信不同而受政府之制限。因而心懷不平者。總至偕來以此爲歡迎招徠之政策。惟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之命令。當憲法未制定之前。十三州同盟會議決宣佈以爲將來開墾屬地的原語。所謂根本之法。章有及此者。此美國憲法史上最重大之公文也。的依羅爾美國憲法發其第三條載明如左。

論說 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爲國家風教之大本

四十六

宗。教。道。德。及。智。識。爲。善。良。政。治。與。人。類。幸。福。所。不。可。少。故。學。校。以。及。教。育。辦。法。須。永。遠。厲。行。

未獨立之前。民人信仰禮拜。依其父母所信之宗教。以爲義務。如遇父母信仰不同。則男依其父。女依其母。所信宗教。以爲定例。

至俄羅斯及巴爾幹半島中諸國。即盧馬尼亞。塞爾維亞。希臘。黑山國。則以希臘教爲國教。

又土耳其於一千九百零八年改正憲法。其第一章第十一條載明。以回教爲國教。又於第二章第十一條。將從來公認宗教。仍行保障其自由。

今中華民國於舊之釋道新有耶回。則公認之。以爲有益之教會。予以保護。如是而止。獨至孔教。其不同於以上四教者。以其尊祖祀天。不言神祕。甚密之義。而於人倫。則至纖至悉。鄭重周詳。是故倫理者。乃中國文明之精華。爲西漢以來二千年間。政教之基礎。其浸潤於國民之意識。至深其支配國民精神之力。極大。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須將通國之中所有被服。儒術。崇奉孔教者。總括爲一團體。由國家公認而保護之。且於憲法。特著明文。以此爲國家風教之大本。如左。

中華民國以孔教爲國家風教之大本。假使憲法揭出此項明文則其發生結果如左。

(一) 國家設立學校得以孔教爲倫理教育之基礎。

(二) 國家得將孔教學位秀才等公認以爲選舉及被選舉之資格。

(三) 得以國家公款維持孔教學校。

(四) 得對於孔子後裔示特別之優遇。

凡此皆於國教之規定而得保守勢力者也。

右稿爲有賀長雄博士之新筭。當八月三日本會在北京國學舉行丁祭博士特來觀禮。博士曾讀煥章之孔教論及所編之本會雜誌。而善之。特託友人介紹於煥章。具言中國新立憲法非明定孔教爲國教不可。精理名言環而聽者皆歎服。翼日煥章造訪博士。示以此稿。且言日本人之曾受孔教教育而游學者。則其結果必良。其未受孔教教育而游學者。則其結果必不良。煥章聞之不覺惻然心痛也。於此可見孔教之重要。不特中國人必須之。卽日本人亦必須之矣。後煥

章笑問博士。今中國人方以進士舉人秀才等名詞爲腐敗。剷除之不遺餘力。君乃欲定之爲孔教學位。毋乃爲破壞家所笑乎。博士從容答曰。吾爲外國人而猶能爲是言。此其所以可貴也。煥章乃謂西人之所謂學士博士者。其名皆甚古。吾國人今乃盡棄古名而惟用新譯之名。以此種不知自立唾棄一切而惟摹倣外國之人欲與之立國於天地。蓋亦難矣。博士然之。煥章又問所謂孔教學校者如何。博士謂卽特別研究孔教以養成高等之人才者是也。煥章請以此稿刊於雜誌。博士許之。嗚呼。吾國人之讀之者。其亦毋負博士之忠告也。歟。八月五日陳煥章識。

講 演

廣西恭城縣孔教支會宣言書

恭城分會

自歐化東漸。浮薄叫囂者。流率以謬妄之說。放蕩於禮法之外。以文其野蠻之自由。甚且詆及孔教。前清末葉。升孔子於大祀。於是邪說稍戢。迄民國成立。予人民以信教自由。部令又停止小學讀經。此輩乃更有所藉口。明目張膽。無復忌諱。不知列聖治一時。孔子治萬世。孔教之淵宏。雖千緒萬端。而其要旨。則尤在至誠不息。與時偕行。兩言蓋聖人灼知後世政教之衰弊。害不一而受病之原。總在不知因時制宜。其所以不知因時制宜者。則實原於不誠。故一切暴動。苟且由之而生。孔子於是刪定六經。首以本身徵民爲大訓。而歸本於一誠。又以準今酌古。時措咸宜者。隱遏其暴動。苟且之流弊。蓋心苟至誠。雖以赤子之無知。且可因其啼笑。推測其隱情。矧論國家果使人之謀國。皆如禹之聞善則拜。舜之能察邇言。文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坐以待旦。安見治內攘外。邛化不能日隆。通商惠工。文明不克日拓哉。不圖秦漢以後。祇知急功近名。爲士者又

講演

廣西恭城縣孔教支會宣言書

講演 廣西恭城縣孔教支會宣言書

二

中於黃老之餘毒和光同塵嗜利忘義其於孔教名雖尊崇實則置諸不議不論之列箋註徒滋聚訟諷誦等於空談故日人謂中國有孔教未嘗一日見諸實行此言實非苛論也詆諆者流不此之思反咎孔教之與世鑿柄無裨實用是猶病之於醫並未一服其藥輒謂古方不能治今病必致束手告斃而後已不亦慎乎至以孔子尊君斥爲專制尤屬似是而非之莠言夫古訓君爲羣謂羣下歸心爲君亦猶被部民選舉爲酋長被國民選舉爲總統曰君曰酋長曰總統不過其換名詞實則初無異點專制與否其大別在有無憲法之制限固不係乎君與總統之名稱也易言家人有嚴君禮稱家長爲家督他若近世所謂院長議長會長所長總理總長總監總董之類範圍雖有大小性質雖有公私要其爲羣心所推予則無不從同蓋凡事非有主不治百工居肆必有首領蜂蟻微物亦有頭目況全國之重大治理之紛繁設無主者一國三公將誰適從乎既羣奉爲全國之主是已與以最高之行政機關而不尊之敬之何能服從其命令既不能服從其命令又何能負擔全國之行政使之統一就理而利國福民果使爲君者違法虐民大拂輿論卽論語所謂君不君孟子所謂獨夫所謂寇讎雖如桀紂之

放可也。如幽厲之逐可也。或如各國根據憲法以彈劾之。改選之亦可也。否則質諸翊戴之初。心安可不尊不敬以期其於行政上得行使其總攬權乎。是尊君卽以爲國。爲國卽以爲民。而何專制之有。且詩書爲孔子所刪定。書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言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孔子存之。曾無異議。詩言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則謂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此之謂民之父母。至其刺幽厲。貶桀紂。無不直筆於書。以警後世。師曠晉之達者。亦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以一人肆於萬民之上。孔子生與同時。未聞一斥其非。是則孔教之注重民。暑實爲共和之先河。又如書言謀及庶人。誕告有衆。咸造在王庭。詩言詢於芻蕘。禮致萬民。而詢闢明堂。以聽庶政。主張輿論。更爲議院之權輿。凡泰西政治之良法美意。新學小生所爲。頂首膜拜。竭力摩倣者。我孔子於數千載上。已見及之。徒以聖德在。庶功無可施。鳳鳥不至。時不我待。不能不刪定續修。微文見意。以俟後聖。今雖代遠年湮。苟一披六經之籍。知其故者。猶旦暮遇之耳。彼毀教者。若能斂其浮薄。叫囂之氣。潛心研究。並澄觀孔子以前孔子以後一切歷史。當必有知人論世。深悔詆毀之非。而恍然於孔教

講演 奉賢孔教支會宣言書

四

之爲孔教實已合君主國與民主國而以一爐冶之也。施諸一時而當施諸萬禩而無不當。有非他教之倚於一偏所可同日語者。是則吾人今日闡揚孔教之希望也已。

奉賢孔教支會宣言書

會員朱家駒

昂若

昔孔子生於魯國。友教四方。轍迹不及吳。會於子游之行。喟然曰。吾道南矣。蓋身雖未歷。深幸其教之被於吳也。子游以其得於孔子者。歸教於吳。於是斷髮之壤。文化大行。今吾邑舊稱游里。二千年後。猶想見言夫子足蹟所經。海隅小邑。吾祖吾宗。親承教澤。流芳不墜也。辛亥以來。玄黃易位。君統絕而民權興。幾疑教化陵夷。與時變革。不知聖人之教之存乎人心者。直與天地相終始。人視息天地間。所賴以生存者。莫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類之所以不滅者。莫非聖人之教相維相繫於萬世之安。天下無事。聖教如日月經天。人心之服教猶魚之忘江湖。而不自覺也。天下多故。泯泯焚焚。萬怪惶惑。宇內囂然。其不寧久之而經綸肇。新秩序。率舊如水之撓而濁也。俄焉而澄清如火之燎而灼也。頃之而滅熄。此無他。聖人之教之伏於人心者。爲之人心厭亂。天道好生。雖百蚩尤不能壞其成。雖萬黃巢無從戕其類也。吾中國服孔子之教已二千四百餘

年於茲矣。向者帝制持世。以六經語孟爲利誘之具。舉一世才智靡然從之。然而孔子之教。未必彰禍亂間。作不獲小康。蓋事之有所爲而爲之者。僞也。今者帝制易爲共和。民國草創。喪心呶道之徒。劫教育之權於上。悍然欲舉孔祀而祧之。而海內士夫駭相奔告。著爲崇論閎議。以聲討其罪者。罄竹不給。此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泯滅。如赤子聞鄰兒詈其父母。則攘臂而欲鬪。蓋至情所同。公理所激。使之然。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眞也。吾邑爲孔門文學高弟。言夫子所至地。禮陶樂淑。與鄒魯齊風。未嘗有議禮典而蔑教主者。雖然。鄰里有盜則聞者必操挺而逐之。孔教之有會。蓋海內外憂時之君子。對於學界。蠱賊喪心呶道之徒。作中流之砥柱。障旣倒之狂瀾。不能不合大羣以禦外侮也。邑中父老子弟。素承教澤於聖門之賢。讀聖人之書。衛聖人之教。可無力乎。或謂今爲信教自由之時代。奚孔教之拘拘。應之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孔教之爲中國主也久矣。世界從未有無教之國。歐美人之於基督禮拜。無怠所以能強蒙回各部。尙知力護教宗。矧吾漢族神明之胄。靈秀之倫。可藉口於自由主義而忘尼山泗水之流風乎。藹藹者儒莘莘學子。盍各投袂而起也。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二號目錄

孔教會序 其一

康有爲

圖畫 曲阜聖廟 聖陵

論說 斥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

孔教會全體公論

政教終始篇

張爾田

孔子封王辨

孫德謙

中國學會報題詞

康有爲

講演 演說孔子所以許管仲之故

秋 郁

學說 論孔教與老氏

顧震福

普通倫理學

秋 郁

諸子要畧 家數

孫德謙

專著 孝經學

史徵 原蕤 附鄭學辨

經治 則古

歷史 孔教通史

傳記 稷山段氏二妙合譜

叢錄 通信

公牘

文苑 聖誕日祭文

丁祭日祝文

張嵩庵先生祠記

尊天二首 尊孔四首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

孔教新聞

本會紀事

曹元弼

張爾田

沈 修

黎養正

孫德謙

張鳳翹

張茂章

張上龢

顧思義

姚明輝

學 說

普通倫理學

續第六號

溧陽狄

郁 文子

莊子名周。蒙人也。或曰楚地。或曰宋地。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聘之。卻弗往。其事蹟見於載籍者。惟此。考通鑑。周顯王之三十年。爲楚威王元年。迄顯王四十一年。卽爲楚懷王元年。是楚威王在位首尾十二年耳。孟子游梁。正在此十二年。中足爲孟莊同時之證。或以莊子詆儒。不及孟。遂謂莊先於孟。孟所闢楊朱。卽莊周。恐難信。爲定論也。學識所由出。韓愈謂子夏之學。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子。其說於古無徵。恐緣莊子書有田子方篇。想當然耳。如果出子夏學派。則雖異時棄儒入道。終不應顯有崇老抑孔之處。綜觀莊子全書。足證韓說之非。要其學說。必係淵源於老子。而思想之閎渺。文章之精闢。抑又過之。固屬理解日進。日新。其後來居上。殆亦由時勢玉成焉。書敍。莊子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今所傳者。惟此三十三篇。其宗旨備於內篇。餘特反覆申明之。雜篇之天下篇。歷陳各家道術。且自述與老子微有同異。近人以爲

此即莊子之自敘是也。

道之本體 莊子以為欲求道之本體先當擺脫勘破世界一切現象而忘其大小脩短之見以掉臂游行於其間然後可以知道體此道遙遊齊物論之所為作也世界現象一切胥由相對以成立道之本體則莫能與之相對無為也無始而無終也人生於世界現象萬類一瞥之中宜取反本復始主義超出相對界外以符此絕對永存之道體虛靜無為屏除權術絕不用機謀術數即莊之異於老處純任自然庶可達此主義此養生主德充符之所為作也能達此反本復始主義者是為真人是為神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不悅生不惡死而與道常存此大宗師之所為作也然人既生於世界現象中又不可不暫有處置治理之方法惟有虛與委蛇與之為嬰兒與之為無町畦養馬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鞭其後者而已如此乃可以入世可以出世此又人間世應帝王之所為作也而其所注重則必歸於微六勃貴富顯解六謬容勳色去六意怒哀樂喜達六塞與知能無為無不為以十者韜乎其心述以十事無為為之其

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至其

所謂坐忘。所謂心齊。所謂使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則言乎其修爲也。所謂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來。五年而物。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九年而大妙。所謂守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不死不生。則言乎其功候也。近世倫理學評定莊子爲超絕政治界。純然研求哲理之大思想家。浸浸接近天竺佛說。亮哉言乎。

感觸時勢 七雄之始。盜臣公然篡國。盜魁公然聚徒。兵爭劇甚於前。處士橫議於下。禮教不能制強暴。而轉足使爲強暴者。借以箝制弱小之資。孔教維持之功。雖能遠培正氣於將來。不能近殺兇燄於當日。於是老莊由悲憤遁入高曠之思想。之學說。應時勢以發生。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言。老子已創之。莊子更從而廓之。薄帝王。菲堯舜。視仁義等疣贅。明道德須隨時。隨地轉移。初無定一標準之可拘。此誠狂熱病中之冰雪。清涼散也。善用之可與布帛菽粟之儒說相輔相引。以奏功。不善用之則爲魏晉間之虛浮放誕。坐令華域淪於戎狄矣。說詳後卷。

列子。列子名禦寇。鄭人也。莊子每稱舉其人。其學說大都輕世貴己。善爲引譬。以開悟庸衆。沈溺塵網之心。固老莊之附庸也。特精粹處無以過漆園。且去倫理範圍太遠。故不具論。近人有謂今所傳列子書爲魏晉人僞託者。姑備一說可耳。茲更舍道家論列法家。

管子 管仲、名夷吾、齊之穎上人也。相桓公。霸諸侯。終其身。齊國富強。其事蹟詳見春秋傳國語史記。大抵作內政。寄軍令。立軌里。連鄉之制。變通前此田賦出兵之舊制。而期其徵集之便利。別四民。使各安其業。足其倉廩。衣食使知禮節。榮辱而後閑之。以禮義廉恥之四維。四維此禮義之禮義是其內治之綱要也。親暱諸夏。力救其災。攘禦異族。兵不輕用。招攜以禮。此禮字一狹義懷遠以德。是其外交之綱要也。是皆仲父及身見之於話言事實者也。至今所傳管子之書七十六篇。殆非管子自作。觀左邱明博載列國事。楚之僕區。晉之執秩。鄭之刑書。竹刑。並爲敘及。獨於管子。除國語所載而外。無一字見諸內傳。是可證已。當是戰國學說朋興之際。政治學人。就管仲內政軍令之遺制。演繹成書。且就書論書。其宗旨仍不外二帝三王以來所持之禮治主義。固與儒說爲近。與申

商韓諸法家絕不同科也。試引而剖之。

國家觀念。知國家之成立必恃人民之融結。故其言曰。人人和睦。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哀相恤。居處相樂。入務本。疾作以滿倉廩。出盡節。死敵以安社稷。墳然如一父之兒。一家之事。此種觀念。非即儒家教民親愛勤職奉公之說乎。

道德本原。人民融結必以道德爲基。而道德本於教育。尤原於生計。故曰。治國莫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畏罪而易治。民貧則反是。非即儒家既庶加富。既富加教。有恆產斯有恆心之說乎。

近人謂管子學術出於太公。太公封齊。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便魚鹽之利。五月而報政。與伯禽之守周公家法。受封之魯。變其俗。革其禮。三年而報政者迥殊。影響所被。魯國學者專持道德說。齊國學者專持功利說。管子學說所以不同儒家者。正坐此歷史地理種種異點之原因云。爲此言者。蒙竊惑焉。夫齊魯歷史地理固然各有異點。而前此二帝三王之治道。其因應乎歷史地理者。又何嘗不各有異點乎。儒家所宗。繼往開來。集大成之孔子。其主張治道也。有歷萬世。處萬國而不變者。有易一時一地而

隨。在。變。通。者。何。嘗。囿。於。魯。即。管。子。之。長。處。亦。儒。學。之。一。端。又。何。嘗。囿。於。齊。乎。近。人。以。道。德。功。利。二。者。強。劃。鴻。溝。其。誣。管。學。也。正。由。其。淺。視。孔。學。也。正。由。其。不。知。孔。學。所。標。之。道。德。中。自。有。真。正。功。利。在。而。管。學。所。尚。之。功。利。初。未。敢。與。道。德。相。漓。彼。蓋。懵。於。一。因。而。昧。於。二。也。又。有。區。而。三。之。者。曰。孔。孟。為。北。方。學。派。之。思。想。老。莊。為。南。方。學。派。之。思。想。管。子。為。中。部。思。潮。所。始。李。悝。申。不。害。尸。到。承。之。於。南。於。北。時。時。接。觸。化。合。迄。商。鞅。韓。非。乃。盛。行。於。西。方。云。其。論。皆。鑿。空。茲。不。采。

治。訣。管。子。治。民。其。特。色。在。得。一。因。字。訣。所。謂。俗。之。所。好。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下。令。如。流。水。之。源。此。與。孔。子。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利。者。其。道。同。符。抑。追。求。其。民。情。所。以。可。因。之。故。彼。固。見。為。民。性。大。都。向。善。也。此。尤。足。為。近。儒。遠。法。之。鐵。卷。矣。

管商並稱 然則管商並稱自昔有然何也曰是亦有故孔孟論管褒貶時殊孟子言

臣以管仲與伊尹同舉

言各有當耳而儒徒或但就一方面之詞揚波益炤斥管晏於道外適值

與道家立於極端反對地位之法學崛起方苦不得專門名家以託始焉於是為儒徒

所斥之管子遂翕然為法家所宗豈得據為終古定論哉
是編剖認管學近儒之實顧仍列法家之首者為其相沿已久且鄙意方欲條析倫理
終歸大同區區學派家數之分暫弗更易可矣

商君 商君名鞅衛之公孫蓋姬姓也始以學術游於魏不得志乃西入秦以富國強

兵之說干秦孝公大見信任封於商故號商君跡其行事詐故交以鬪疆誘殺魏公子

地削宗邦以快志衛貶號刑重臣以伸令豎則太子師傅任苛法以鉗民棄灰於道及雖秦遘

用其術暫致富強而鞅則身被車裂之慘家遭族滅之禍且秦据河山建瓴之勢穆康

而後閉關養力數百年以承三晉齊楚之疲其所以能併吞混一固非專恃鞅術至其

純尚譎暴二世而亡作俑君權厲階專制使嬴氏蒙萬代詬病此則鞅術之流毒也故

在倫理學史商君實無位置價值之可言即欲過而存之亦祇如藥籠中聊備烏菴而

已歷代間有采其術者類遇痿痺症偶一用之惟宋王安石厲行新法意頗崇拜商君

顧士論仍鮮信從也迄乎前清之季歐美法治主義輸入華邦吾華志士學人本愛國

之熱忱發救時之偉論以為非變法任法不足以起貧弱致富強於是法律大家政治

大家之徽稱羣以推奉商君而傾嚮者日衆焉。茲編亦復從衆臚列其說。俾次管子。結論乃爲之折中云。

管子之政策主於因。故但變通周制以合時宜之用。商君之政策主於革。故不惟視周制無可沿。並欲取唐虞夏商之舊制。一切摧陷而廓清之。其駁甘龍曰。常人安故俗學。者溺所聞。以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定法。不肖者拘焉。又曰。前世不同教。何古是法。帝王不相復。何禮是循。禮法以時定制。令順其時。兵甲器備各供其用。持此說以破墨守墟拘之陋習。誠快論也。抑就其言以想見其爲人。亦自有才識超卓處在。

商君排斥舊道德甚力。其言曰。有禮有樂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有是十者其國必削而至亡。悍哉其立說也。近世爲之辯護者曰。周末文勝古道德名存實亡。徒資弔詭色取爲干祿舞文之具。如莊子所譏儒以詩禮發塚者。比比皆是。故商君概予排斥。專以國家爲主體。以民人對於國家之公德爲道德。凡襲私德之名號。而間接致害於國家者。悉不令有存立之餘地。又有謂商君尙信。以信爲公德。合於今日

文明國人程度者。

商君謂王者刑九而賞一。強國刑七而賞三。弱國刑五而賞亦五。刑者所以禁奪。賞者所以助禁。重刑而輕賞。則上愛民而下爲君死。重賞而輕刑。則上不愛民而下不爲君死。彼其意殆以人民惟具攘利玩法之惡性。非嚴刑峻罰。不足致治。覺古人所談德化。皆欺人語耳。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可謂能實行其主義者矣。

夫世界進化。學說政策。應時而興。有所革。必有所代。其所代者。必高於所革者。然後可以供督促進化之需。彼商君之用秦也。既取二帝三王之舊政。儒者之舊學。而痛革之矣。乃別無新道德。以代舊道德之用。徒恃嚴刑重罰。驅民盡瘁。隴畝效命。疆場不令。蚩蚩者。有以樂其生。而求邦基之永固。寧可得邪。故商君之論革。是也。以其值物窮則變之時也。其所以革之者。非也。以其主張法治。而無法治之本原也。公德之懿。惟吾孔子仁學始足當之。豈注重國家一切。迫壓人民。服從便可云發明公德哉。尙信一節。亦難信。許徙木賞金。初政卽以機術愚民。譬如沿海奸徒。購販豬仔。誘人終身陷穽。而付值時自詡。其不愆期不紕數。旁觀從而諛之。以爲尙信亦可。哂已。雖然。禮治窮法治起。鞅

能。知。之。固。識。時。之。傑。歟。商。子。書。二。十。五。篇。之。外。今。所。傳。留。惟。有。韓。非。子。五。十。五。篇。爲。法。家。之。鉅。製。顧。當。時。言。法。學。者。尙。有。尸。子。申。子。申。子。名。不。害。鄭。之。遺。臣。也。而。仕。於。韓。爲。相。十。五。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其。身。國。治。兵。強。史。稱。其。學。本。黃。老。而。用。主。刑。名。學。者。謂。其。主。義。在。於。君。無。爲。而。臣。務。功。利。其。書。雖。與。尸。子。並。佚。其。名。乃。與。韓。子。並。垂。意。者。申。之。精。神。較。爲。近。道。而。適。用。乎。

魏。李。悝。在。文。侯。時。專。務。盡。地。利。以。富。國。頗。合。近。世。實。業。主。義。而。其。所。定。行。政。規。則。號。爲。法。經。者。嗣。爲。商。鞅。所。本。改。名。爲。律。漢。蕭。何。因。之。歷。代。復。因。之。遂。爲。中。國。法。系。之。祖。以。與。倫。理。無。甚。關。係。故。是。編。不。具。論。

經書傳記敘目

溫江曾學傳 紹薪

惟天降命。嘿嘿冥冥。非聖孰敢其靈哉。聖爲天口。代天牖民。其辭爲經。匪聖之辭。乃天之辭。書者如也。如聖志也。傳以傳之。記以紀之。無失其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羣萌日由。而不知道斯隱矣。道隱則世昏。尊怪賤常。日毀其系。星亂其行。乾顛坤越。人欲沸沸。公羊子曰。中國亦新夷狄也。執以繩。今則非經侮經者當之矣。天不改命。人不改性。聖不改道。吾烏乎能已哉。欲知天。必知聖。欲知聖。必知經。吾見祇雲狂霧。上遮北斗。下蔽崑崙。四方易位。誰抉浮翳。仰觀天精。俯察地維。中抱聖經。闡示羣倫。素王之筆。受帝命出天門。提陰陽。布五行。詔羣生。善百行。神州莽莽。大吐文章。先孔而有作者。非奇而叛後孔。而有述者。非阿而隨。月印萬川。心理同然。六經注我。誰其識哉。乾坤易簡。良知良能。是爲經心。書者書此。傳者傳此。記者記此。小儒嗃嗃。破碎支離。藤蔓糾繞。豈爲知言。不知言。豈知經。不知經。豈知聖。不知聖。豈知天。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其知之者乎。夫習數。知理緣器。晤道聖制。煌煌旁燭。無疆會極。歸極惟我孔子哉。尊經所以尊道也。尊天也。尊惟一尊。無二尊也。一尊定矣。而今古錯陳。經傳淆混。末學之誤。是所

宜正理而敘之。學者當無惑焉。

孝經 孔子作書成。卽尊曰經。與六藝別。孔教之宗。於是乎在。顏淵早死。教統在曾子。傳及思孟。二子皆推極孝道。爲孔教正宗。劉歆七略。置孝經於六藝之末。失其指矣。經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其詔示萬世。昭然不可易。茲敘聖典特首孝經。祝我神州人無智愚。咸知誦法。天經地義。著於人心。今雖無天子之號。而國有首領。民有代表。萬里一家。均相愛敬。致吾國尊榮顯揚。孰大且使大地含生。同我盡性。大孝不匱。永錫爾類。豈不懿哉。

右敘孝經 孝經爲羣經之本。故特首敘之。隋書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支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可謂知言矣。

詩 孔子手定。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五篇。南幽雅頌聲樂失傳。惟其義常存。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經以正倫理。思越倫理卽邪也。人無男女事親思孝。報國思忠。居常思敬。處變思正。上通天命。下達人情。忠愛悱惻。其辭藹如人倫之厚。悉原於思。

故其文可以興起善性。此三百篇所以垂爲經也。

書 孔子手定。上古帝王遺書。孔子刪存百篇。潤以鴻筆。用垂世教。秦火後。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東晉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後儒皆摘其僞。然多古聖哲粹言。不可廢。宜別列伏生本。後以垂示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孔子之志也。故刪書斷自唐虞。示萬世法。堯舜公天下。其君臣父子夫婦倫理之至。皆足爲萬世立極。遞及三代。雖家天下。猶務仁義。不崇勢力。終於秦誓。取其悔過。數窮必反。其終有太平之志乎。

禮 孔子手定。斟酌周典。蓋有損益。卽漢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今儀禮是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言。無禮則動爲物化。外誘內遷。不能自立。經所著冠昏賓喪祭之禮。悉人倫大端。雖其儀節不克行於今日。然學者因文會意。則事無不敬。威儀定。命此不易之理也。若周官則周代禮制。非孔氏所定。存爲舊典可也。

易 孔子手定。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而易道備。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乾坤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所從出也。其數易其理不易。倫理非人之爲。天之命也。故易爲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今值革之時。革而當其悔乃亡。

男女之別。夫婦之禮。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是毀乾坤也。尙復有宇宙耶。此作易者所爲切切憂患也。

春秋 孔子作。因魯史筆削而成。未修爲史。已修爲經。經之爲義。奉若天道。貶天子。刺諸侯。討大夫。誅亂臣賊子。以明王道。始於文王。示撥亂也。終於堯舜。志太平也。故特張三世之義。以待後王。據亂世。進昇平。由昇平。進太平。範圍天地。陶鑄萬世。此孔子之功。所以賢於堯舜也。

右敍五經 古稱六藝。馬班史志皆然。漢時樂亡。武帝崇儒。表彰五經。五經之名。至是始定。

大學 曾子作。其書卽孔子忠恕一貫之道。自修身以上。忠也。齊家以下。恕也。本末終始。一貫孔門。顏曾而外。及此者鮮矣。至大戴記曾子十篇。皆曾氏門人所記。其精微博大。皆不及此。惟朱子改本。誤解格致。頗涉支離。宜仍行舊本爲是。

中庸 子思作。其書爲當時諸子立說。橫肆無忌。因明聖人位育參贊之功。要在慎獨淵源。大學深探孔教之髓。

論語 孔門弟子記孔子言行卽性道之著。學者默識潛通方稱有得。

孟子 孟子作孟子之功。在言性善。據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證明斯理。故人皆可爲堯舜。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不益信乎。其言本心言良知。實爲陸王之祖。

右敍四書 四書訂於朱子。大學中庸舊在戴記中。爲程朱所深契。因取合論語孟子爲四書。蓋宋學之堂奧也。學者通此則五經之蘊可得矣。

春秋公羊傳 公羊高述。

春秋穀梁傳 穀梁赤述。二傳均多孔子口義。緣春秋褒貶深觸時忌。微言大義。口授弟子。數傳而後。始著竹帛。公穀皆子夏所授。而義有不同。傳聞異辭。在學者擇之。若左傳長於記事。非孔子作經之義。故西漢諸儒有左氏不傳經之說。存其文可也。劉歆之徒主張古學。史家徵文。非關教典。樂道君子當自辨之。

禮記 散出於孔門弟子後學。戴聖就其從父德所纂八十五篇。刪存四十六篇。後儒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文帙頗繁。不無枝葉。宜擇冠昏喪祭聘覲諸義。凡合十七篇之旨者。集附經後。發明孝道者。以翼孝經餘節。其粹者爲一書。以左右經典。則不厭煩。

難。爲益弘多矣。

爾雅 孔門弟子後學所傳。以釋經典文字名物。蓋小學也。劉歆并入孝經。尤不可解。右敘傳記 傳記爲說經之書。東漢以來。混同稱經。有三禮九經之目。唐有十三經之目。最爲謬誤。今特正之。俾學者知所尊。而不致失之汗漫。

曾學傳曰。余讀孔子十翼。經卽傳也。漢儒說易。多涉數術。豈足訓哉。知幾寡過。其庶矣乎。若伏生申公轅固韓嬰諸儒。其傳詩書。淵源授受。必有可觀。惜皆散佚。近儒零星掇拾。然求諸大義。亦希矣。惟韓詩外傳爲全書。多荀卿論說。余觀漢學。大抵出於荀子。醇如董生。猶不達性善。旣明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疑孟子。何哉。其他曲學阿世。飾僞要榮。違背經旨。更遠矣。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有爲而言之也。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誦聖言而知畏者。其於經也。必有見乎之人也。我未之覩也。獲罪於天。獨離經吟道者哉。

中庸發微

永興劉次源

覽 備

近人謂哲學興而教力替。余謂不然。他教之以迷信爲牢籠者。因而抉破其藩籬。被其影響。則有之。吾孔子之教。則固根據最精深最玄奧之哲理以構成之者也。吾正懼夫無量世界之極深研幾者。尙不能窮其涯際也。故敢斷言之曰。哲學發達至充分之日。卽爲吾孔教普被於全球之時。今日之哲學組織雖號稱完備。然以例於千百年之後。則尙屬萌芽。故對於舊教之觀念尙處於懷疑時代。雖有改革之意。而顛覆則尙非其時。他日若實行革命。更求至精至大之教義以代之。則舍孔子奚屬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吾孔子之教。則固具有皋牢六合。牟尼三界之精神者也。余嘗謂混沌之際。無所謂世界也。亦無所謂地球也。又奚有所謂人與物。人與物之生。皆起於兩儀既判之後。易繫詞之言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是故天爲母而萬物其子也。人亦萬物之一種。天之生人與生物初本平等。無有區別也。人之得天地之氣以生。亦猶之物也。人與物同出於一源。故天之視人亦猶之視物。人無異於物。人更何異於人。而世之淺識者流。乃從而標異之曰。此種之別也。此族之別也。又從而溝分之曰。此種雖不

別而地域則別也。此族雖不別而系統則別也。界限一開競爭斯起。枕肉藉血。世禍日亟。然而自孕育之天視之。則未有不傷厥心者矣。而世界之人。乃反以此弱肉強食者。爲文明。嗚呼。其果文明也耶。抑無乃野蠻之極者也。且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其好奮。其私智。以相傾擠者。何遽不及我。孟子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以殺易殺。其與己之自殺。一間耳。人人爭權奪利。日爲直接殺人。間接殺人之事。卽無異。人人之自殺。循是以行。世界將毀。故吾孔子本其悲天憫人之心。以創爲救焚拯溺之教。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中庸爲吾孔子大同之教。經其理論。根於衆生。悉本天生以擴其同胞同與之量。其希望在於衆生。悉爲神聖。以登於無聲無臭之天。其闡發造化之公例者。三曰性。曰中。曰誠。性爲世界。非世界一切之靈魂。中爲世界。非世界一切之權限。誠爲世界。非世界一切之愛力。無靈魂則萬物無自而生。無權限則天壤之物。只可有一。不容有其萬。無愛力則萬物隨成隨毀。亦不能羣生羣萃於天壤。今夫星球之所以運行。非其靈魂之活潑者使然耶。其運行之各循秩序。不相牴牾者。非其權限之掣然者耶。其往來圍繞。亘古如斯者。非其愛力之吸集者耶。故吾孔子

著明其例曰天命之謂性。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而子思更以精括之語發揮而斷定之。曰不誠則無物。嗚呼物之所以生所以成所以接續而爲宇宙其能出此三大原則之外者耶。且夫靈魂最喜自由者也。然而自由盛則必侵軼他之範圍而衝突起。而孔子曰率性之謂道者其毋乃以縱恣自由爲天職者乎。而非也。性而不自由則失其所。以爲性所謂率性者盡人人自由之性亦盡物物自由之性。非任一方之自由而不顧他之自由者也。任一方之自由而不顧他之自由則他之一方被其侵軼必不自由。何能謂之盡人性。又何能謂之盡物性。故於此有一權限焉。中是也。各自由於權限之中。兩不相侵。所謂發而皆中節者是也。過其節卽陷於罪惡。中其節卽止於至善。在教主之願力必使天壤之衆生不可有一物稍受委屈。故以率性爲普度之方。而在教徒之自修則當使天壤之衆生不可因一己而受委屈。故以節性爲自度之法。人人能節性則人人能中人人能中則世界和天地位萬物育極其教力之充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謂全球猶有不被其化者乎。故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子思蓋實有以見其然也。惜自秦漢以後衆生根器薄弱不得與聞大同之道。而中庸

一書。乃遂蕪穢於暴君僞儒之手。孰爲孔子之經。孰爲子思之說。亦率牽混糝雜。併爲一說。無有能讀其書而通其意者。延至今日。孔教之形式未備。狂妄之徒。遂自謂中國無教。嗚呼。彼如之人。其果知教之眞諦者耶。夫心學爲宗教之上乘。竟有不立語言。不著文字。直指本心。以度人者。然其不切於人倫日用之閒。家國組織之法。則世界各教之通病。盡然矣。吾孔子之教。乃爲布帛粟菽之宗教。不可須臾離者。吾人生於天壤之間。誰無父子。誰無夫婦。誰無兄弟朋友。卽誰能自外於孔教。故其教之形式雖微。而其教之精神。彌新人之忘於孔教。猶魚之忘於水。雖未躋大同之域。而其所以得享小康之福者。皆吾孔子之賜也。孔子教人作聖人。天人其次。則爲信人。善人。賢人。以待人之自至。故有聖域賢關。升堂入室之階。級天堂地獄。猶是死後之幻境。信善仁賢之域。存於人人之心。我欲爲神聖。斯爲神聖。一至其境。身心愉快。無窮之幸福。皆在於斯。足乎己。而無待於外。求此則大同小康兩派之所同者。若夫孔教之形式。則替於自漢以後尊孔者之太過。余嘗讀史遷孔子世家贊。有曰。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又云。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所謂廟堂者非卽孔子之教堂乎。其所謂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者非卽教徒之在其教堂演習儀式者乎。其云學者宗之非卽奉之爲宗教乎。其云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非卽奉爲國教之明證乎。攷之中庸說上篇春秋修其祖廟數段其所言孔教組織之法者綦詳。惜自非丁祭不得祀孔非師儒不得入學宮之制行而餼羊遂廢幸遺經尙在余故特爲發明而表章之。當此羣教動搖舉世渴望新教之時子思之所謂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者或在今日嗚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余小子敢不勗哉亦用以勗天下之讀孔氏書者。

軍學研究社軍學雜誌特別廣告

本社雜誌以培養軍人道德促進軍人智識爲宗旨月出兩期合裝一冊其總目例分圖畫論著學說戰史譯述調查時論雜俎樂詞文苑法令問題等其細目繁多不能備載發行以來夙爲社會所歡迎每期印刷陸仟餘份猶不敷發售初出數期業已再版足徵社會歡迎每期議論新穎材料豐富至紙張潔白印刷精良尤其餘事惟訂閱甚多購者從速

售價 全年拾貳冊大洋貳元郵費肆角 半年陸冊大洋乙元郵費貳角 零售每冊大洋貳角郵費叁分 歐美各國郵費加倍

總發行所 北京外城三里河軍學研究社雜誌經理處
分售處 京內外各軍事機關各派報處及各大書莊

北京軍學研究社雜誌經理處謹啟 電話南局四九六號

軍學研究社緊要廣告

軍學雜誌第十五六期業已出版

電話南局四百九十六號

總發行所 北京軍學研究社雜誌經理處啟

政 術

議院古明堂說

續第六號

象山陳

焯 伯弢甫纂

帝堯明堂始分五室。東曰靈府。南曰文祖。中曰神斗。西曰顯紀。北曰元矩。書緯帝命。驗桓譚新論。謂之五府。府之言聚也。所以聚處五方之民也。鄭君書注。以文祖爲五府大名。猶周明堂言猶周以南室明堂爲青陽總章元堂。及中央大室之大名耳。其可考見會議之制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書傳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大室卽中央神斗之府。大室外四方之室。亦曰衢室。管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文中子堯有衢室之問。議之謂也。衢室之名本四達之義。爾雅四達謂之衢由大室而達四方之室。總名五府爲下聽。五方之人公議之地。非明堂爲今議院之證乎。水經注。滙水左右陶水。水東出堯山。山下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玉海引王韶之始興記。同是則帝堯巡守所至行宮亦爲明堂。以下聽於人。堯山下之大堂。猶周大山下之明堂矣。

堯典文祖曰受終。書傳大室曰尙考。是知明揚側陋亦決議於衢室之人。故堯典上經

又稱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師之爲言。衆也。非官師之師也。王肅注。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其說良是。鄭注。師爲諸侯之師。蔡傳亦云。四岳諸侯。近俞曲園師茶香室經說從之。蓋皆未思州十有二師。在禹邨。五服舜封十二山之後。堯典之師。並非十二州諸侯之師。實卽衢室所問之衆人。周官小司寇職所爲。致萬民而詢者。其一曰。詢立君。以衆輔志而弊謀。非卽師錫之遺制耶。

帝舜攝位之始。卽賓於四門。四門者衢室之門也。卽真之後。又格於文祖。闢四門以明四目。達四聰。而好問好察。邇言卽如堯時有衢室之問也。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中子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以盡天下之心。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又云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虞以總章爲明堂之名。猶堯以文祖爲大名耳。抑總期有定期總會之義。卽議院開會之制。所由昉其省方也。歸格於藝祖。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是巡守返而開會。其禪禹也。受命於神宗。神宗之名。本堯之神斗。猶藝祖之稱。本堯之文祖也。是禪代議而開會。開會並於總期。總期亦五室。中室曰神宗。南室曰藝祖。說經者謂爲宗廟。蓋

宗廟明堂爲經師雜糅不分久矣。不知總期之會。卽文中子所謂總章之訪。其時無稽之言。勿聽。必稽於衆。舍己從人也。弗詢之謀。勿庸。必詢謀僉同也。所謂議以盡天下之心也。禹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斯又實爲薦舉議員之證也。

堯舜禹禪代。並議決於明堂。自非聖人萬萬。不容輕議。王莽曹丕。以一人之私。掩盡天下耳目。妄欲規摹古聖。厥後晉宋齊梁陳齊周隋。以迄於唐宋。莫不尤而效之。無聖人之德。而覬有天子之位。使當時開會公議。庸有當於受終之義。其不遭萬邦黎獻之駁斥者。幾希而乃。鼉聲狐媚。止出於一二賊臣之手。私以神器相授。受斯非公議廢而專制之積弊哉。近人則以歐美之舉總統。決於議院之公議。往往推尊之爲唐虞。然唐虞豈嘗有政黨之分爭。與候選者之運動。嘻。其亦不思之甚矣。近人又謂國有政黨始與不知卽朋黨之禍治所以

不古若也
別有論辨

書洪範曰。維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有大疑。謀及庶人。用洪範稽疑之制。明堂始爲九室。以彰洪範大戴記盛德篇。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

一八。是卽宋儒所謂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也。盧辯注用九室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蓋九室分居九州之民。因唐虞五府而變通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則謂宗廟之用古明堂五室制者。非謀及庶人之明堂也。殷周皆因其制。分明堂爲二。其一爲宗祀之廟。其一爲會議之地。說者混并爲釋。乃礙閔不通。夫謀及九州之庶民。豈十四步半之堂。與二步三尺四步四尺之室所能容耶。

殷人宗廟之用明堂制者。曰重屋。見考工記。會議之明堂曰總章。見大戴記。記之少間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心。心畜地。作物配天。制物慈民。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是成湯之畜地配天。以慈民。卽淮南所謂參五而取法於人也。總章之名。因舜舊。亦曰總街。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說文。街四通道。則總街卽總章。亦卽如唐堯之衢室。衢四達。街四通。總街之誹無異。衢室之問。孟子曰。湯執中。蓋湯之名總章法舜之問。邇言而執兩端。以用其中耳。尸子又稱殷明堂曰陽館。以總章在國之陽。不如宗廟之在宮中也。

成湯之後。若盤庚之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廷。登進厥民。王廷卽總街之庭也。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先祖之府。卽總章藝祖之府。亦如帝堯五府之有文祖也。祖有始義非謂宗廟惠棟以先祖之府爲天府亦誤明法卽明堂會議之憲法。亦卽咸造。勿褻之法。蓋自伊尹誥大甲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其家法固使民盡言。亦自有君臣上下之法。非卽黃帝所爲坐明堂而正天綱建五常之法耶。

周自大王居邠。屬其耆老而告國遷。遂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治岐。與國人交。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靈臺與黃帝之明臺同。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臺舊獨斷明星神一曰靈星

文選東京賦詐靈主以元吉薛綜注靈明也是靈有明義

淮南主術訓。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有明堂故有明臺。然則文王時靈臺與明堂同處。蔡邕明堂論。及穎容賈逵服虔盧植之說。未可厚非也。袁準正論陳詳道禮書糾諸儒之說

未考岐周之制

文王作之。武王述之。管子曰。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尹注。復白也。是武王靈臺之復。卽如黃帝明臺之議。周官宰夫大僕所爲待萬民之復。逆者用文王時明堂。

政術 議院古明堂說

之初制也。

周公制禮。作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魯語祭法。又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祭義。所謂祀乎明堂。教諸侯之孝。樂記。所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皆卽文王廟。而嚴父以配天。祔祀武王。故鄭君說禮。以明堂爲文王廟。蔡邕說禮。以清廟卽明堂。而庶士庶民集議之地。則又別爲明堂。猶夏殷之世。室重屋。皆穆穆清廟。而非若後世之議院。經說雖淆。經文可考。淺見者惑於衆說。不且執孝經以疑我哉。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東。諸伯西階西。其位皆北上。諸子門東。諸男門西。其位皆北面。九夷位東門外。八蠻位南門外。六戎位西門外。五狄位北門外。九采之國位應門外。此爲會議明堂之位。非宗祀文王嚴父配天之明堂也。如爲宗祀之明堂。則周祭朝踐之節。祝延尸於堂。正當戶牖之間。天子方在阼階之位。北面拜而妥侑薦獻。何由負斧依南鄉而立。以見諸侯。如謂祭畢而朝諸侯。則爲人子者。不敢當尊者所處。事亡如事存。何忍遽掃地而踐其位。由此知三代之明堂。實有二所。苟混并爲一。不幾如袁孝尼所云人鬼

黷慢。死生交錯。干犯非禮乎。王炎文獻志謂方岳明堂卽宗祀之明堂。（金榜禮箋注中述學並襲其說。黃以周禮書通故獨謂二明堂有別而糾正之。）猶未知會議之明堂與宗祀之明堂蓋有別也。

明堂位經文簡畧。但云三公之位中階之前。不及羣庶。而下文止詳諸侯國。證以周官朝士職。州長衆庶在三公位後。是知衆庶在侯伯子男位前。盤庚所謂登進厥民也。白虎通義禮三老於明堂。三老卽三公。但言三公而衆庶之位卽可知。其在三公後。所謂周因殷禮者。卽此亦見其一端。如謂明堂無衆庶之位。則自中階至應門內空。其廷而無人耶。孤癩大夫士羣吏當在阼階西階之左右如謂此明堂卽宗祀之明堂。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在廟何容有庶民參雜其間耶。

呂覽慎大篇。周明堂外戶不閉。上德篇。周明堂金在其後。茆茨蒿柱。土階三等。此其制與周書作雒解。所稱四阿反坫。重亢重鄧。藻稅設移。春常畫旅。皆不同。可見周明堂有二。一爲宗廟。在國中。一若議院。在城外。劉向別錄說苑修文篇。並謂明堂在國中。唐會要。顏師古疑周明堂近在宮中。案尸子君治篇。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正以周左宗廟。

右社稷。故謂明堂在東宮。此宗祀之明堂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外。鄭注。南門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會議之明堂也。

明堂月令。十二月必紀天子所居。非謂王者常居於此也。言每月朔有會議之政。則按時令居此以聽之。卽帝親臨決之制。下經多言是月也。云云。卽每月提議時政之制。射義又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卽選舉議員之制。左傳文二年。晉狼臆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卽議員必按資格之制。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卽欽定憲法之制。郁郁乎文。蓋至周而合宮。衢室。總章。總街之制。集厥成矣。

(未完)

專 著

孝經學

(續第六號)

吳縣曹元弼

叔彥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鄭氏曰。孝弟恭敬。民皆樂之。案天地之元。民實資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則天因地以順天下。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明者天之所以命人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天命之性。生而知之。因其性善而擴充之。是謂則天之明。利者地之所以養人者也。君君臣臣。父子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各保其天下國家身體髮膚。以享土利。是謂因地之利。又案天之明人之所以知愛知敬也。地之利人之所以能愛能敬也。利者義之和也。卽順也。地以至順承天。則品物咸亨。保合太和。親親敬長。則達之天下和睦無怨。記曰。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義利一也。

未有不義而能利者。元氏曰：此經全同左傳。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明孝之與禮。其義同。阮氏福曰：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民曰：毀則爲賊。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者。先知先覺也。則天因地以順天下。以天治人也。見教之可以化民。因其固有而利導之。以人治人也。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讓。以己治人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以身教者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白虎通曰：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博愛者。本愛親之心。以愛人民。興於愛。則惻然自動。其孩提愛親之心。故莫遺其親。博愛仁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又曰：仁愛德讓。王道之本。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德若周禮三德六德。義謂十義。愛親之心。德之本也。仁者仁此。義者宜此。忠者中此。信者信此。以爲君則明。以爲臣則忠。以爲兄則良。以爲弟則弟。以爲長則惠。以爲幼則順。無所處而不當也。陳者張設布列之意。民既動其愛親之心。則可陳之以德義而百行立矣。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元氏曰。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自息貪競。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禮記緇衣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禦民淫。則民不惑矣。鄭氏說以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孝治章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阮氏曰。此反覆申明首章民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

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

聖治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

鄭氏曰。貴其異於萬物也。董子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爲仁。義惟人獨能爲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惟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尙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又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

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阮氏曰。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以諧聲。聲亦意也。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焦氏循說伏羲之畫卦曰。情性之大。莫若男女人之性。孰不欲男女之有別也。方人道未定。不能自覺。聖人以先覺覺之。故不煩言。而民已悟焉。民知母不知父。與禽獸同伏羲作八卦。而民悟禽獸仍不悟也。此人性之善。所以異乎禽獸。案人性之善。絕乎物而參天地者。在知三綱五常。孩提愛親。五常之本。別夫婦。以正父子。三綱之本。聖人愛敬天下。生養保全。萬萬生靈之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明王以孝治天下。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大孝尊親。博施備物。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祖父之所全。付凡有血氣。無不被我愛敬。

以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集天下之和氣。升之郊廟。而後爲無所毀傷。而後孝之能事。畢郊祀宗祀。配以祖父。此周公立人倫之極。爲制禮之本。孝莫大於嚴父。故周禮以尊尊統親親。萬世彝倫。於是敍焉。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親生之膝下者。謂親身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以愛養父母日加嚴敬。顧氏炎武曰。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教卽禮也。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讀孝經而後。知禮之協乎天性。順乎人情。

未完

蠶織第四

續第六號

長洲沈 修 休 穆

且蠶於蠶室。桑於公桑。浴種於川。風戾以食之大斫之。朝后夫人躬莫尸勤。狃婦道無成之舊焉。少牢禮焉。之後良日及矣。后夫人纁三盆手。因而布之者。不遑違卜。又不敢專。夫人世婦之成爾。夫人也。世婦也。待后夫人之力之也。然後身焉。爲之者亦隱恐。專任其成也。宮庭之間。陰迭讓美。唯各狃無成之婦道。婦道茲無不成焉矣。乎小加其大。新則間舊。華門且無其事。矧其爲上焉者乎。識禮之爲用。莫不以化俗型方焉。在讀者善逆禮心可矣。此祭誼之文也。毛君筆於瞻卬之三章而多一后之爲文於誼甚得。不然上曰。天子諸侯。下但曰。夫人辭不云備以夫人布於夫人。名言將不正。順爾蠶政之務。修張陰教之本也。君后躬爲之先。則從之也。輕宜營蠶室。近乎川而宮旃利浴種也。爰植公桑。庶得靈滋而碩茂。宮仞有三尺。恆時棘其牆而閉之。婦事貴慎密也。君卜世婦夫人而有人應吉矣。則盛服而祀蠶神。詩所謂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於桑田。誼能側附爾。卿大夫亦先晨卜焉。吉者然後從之。相禮重所以爲宗廟祭服焉。重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焉。重所以三老不凍餒焉。重所以民免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焉。

重天。駟實唯。天神萬乘。宜爲加禮焉。后祀先蠶於川宮。西陵。嚳妃有大勳。垓宙致敬。盡禮亦分之宜。夫人世婦之吉者。各衣其盛服。從副禕之後。而威儀卒度也。臣贊其君者。嬪贊其后者。則並齊戒於先昭敬厥事也。蓋將爲命婦。庶女先云。命婦及庶女。篤守敬姜之訓。將用衣其家之尊親者焉。能不張其祀歟。夫苟張之。斯必敬矣。在禮衣後於食者。一等蠶之視稷。一等後之矣。國之怪盛。有司得中節文爾。嫫祖先代聖妃也。后祀之宜。準宗廟。祖妣禮若卿士之祭。蠶神牲體。苟給斯足矣。編氓抑又無論。命婦祀先蠶。卿士可律焉。庶女貧無羨。贏其帥姊妹。先後女叔與姪。及庶姑媵妾。而祭之室中也。榛栗脯脔。蕡蘋荇藻。必芬以潔。無取備物。張其祀。則云。何適以失敬。齊肅焉。祝史選時。女爲之祝之文。迎送神之辭。釐爾女士。睿淑多文爲焉。槩行俾誦。習玉聲。璆然爵三羞。竟禮則洗。罍而酌。獻醕行焉。餽餘嘗焉。用卒靈。既有汪斯恩。有沛斯德。神保是饗。降福孔皆。猗彼女桑。植近樊圃者。晨露厭浥。式親條之。其遠在山隰。寧夫士職。旃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其風肆好。尙慎旃哉。以禮爲防。庶無秋胡行。賅潔婦淪魄。使君東來。羅敷歿音矣。叶鳴鳩之心。結厥於爰。求柔桑之唵。殆足稱違而道乎。旣蠶矣。猶必朕爲之。絲朕爲之。

機而后桑蠶政澤不至秉畀滄瀛昔唯憚勤微勞近冒睫利質白斯繭易彼色黃斯金我蠶成焉彼因而賤旃彼機成焉我從而珍旃彼陰專其奇贏我明喪乃沃利狡執財柄且數十斯稔其仍不悛後將噬臍若汚其勤則如勿蠶欲因畀之則如勿金以若所爲進退罪也孔棘我圍其何昭假無贏哉種也吾能蠶之矣蠶也吾能繭之矣曾是繭也我遂不能機之乎經焉緯焉杼焉軸焉縉焉縠焉絺焉錦焉青焉白焉纁焉玄焉我人織之精純染之明澤西人之子曾莫媿能夫防孰京於夏夷孰峻於男女中梱婉變之手澤寧假貉民者功哉由我而絲綸由我而機杼由我而視歲盈朒衰物精蚩慎爲之極而程焉國利不病他溢相易之劑恆平矣織法猶存可進求染術染人雖掌染絲帛必以惝氏之水凍先之凍取淅滴爲詒務底絲帛瑩潔得尙彰施焉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之道也法用灰水漚之七日矣去地盈尺而日之又七日皆晝斯熙日夜則井藏致潤此云絲也欄之爲木許君莫詳若膺言成實爲金鈴可染衣服筆其實焉而灰之復水以渥淳之粉白蜃而薄傳之盪其灰使清晞然后揮之又沃而盪之塗而宿之則灰盡而彌蠲矣更晝日夜井凡七宿如前此言帛也始能以染人鍾氏之法

染焉。復以績人之法。績焉。以縫人之法。成服焉。蠶績之能事。斯畢焉。鍾氏一職。雖若專任。染羽用飾。旛旌然。令不通。染帛。寧必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緗。七入爲緇。歟。宜鄭傳。染人曰。考工記。鍾氏染纁術也。則謂唯染禽羽。染帛在天官。染人者。實賈君之膠矣。朱乃赤心木也。丹秫乃赤粟也。以朱湛丹秫於器。三月而熾之。染羽以之。布帛亦以斯染之。故以爲纁。緗及緇。終之焉。染人所謂春暴練者。練則已。凍之。稱春日載陽。從而暴焉。及夏。乃纁之。玄之。玄者。何緗之深。而緇之淺也。蓋以鍾氏朱與丹秫爲染。而六入之也。鄭又舉石染之法。謂當及盛暑。溽潤。研而湛之。三月乃可用。不云何石。許書從石之文。凡四十八。未有染石。則古制存焉者罕矣。唯硃云。以石扞。繪顏籀氏。謂以石光澤其繪色。今染工亦爾也。石染卒。無由徵。禹貢於徐州曰。羽。吠。夏翟。夏翟。文雉也。釋鳥。伊洛而南。素質備五色。而成章曰鞞。南方曰曷。東方曰鷩。北方曰鷦。西方曰鷮。夏采以之。爲綏。司常以之。爲旌。旌。內司服以之。爲褱。狄。又實鍾氏之羽。染人之夏焉。更亦簡兮之秉翟。玉藻。喪大記之屈狄焉。此翟。狄也。於釋鳥。則爲山雉之翟焉。其羽也。色備而章。成染者。法之爲淺深之度焉。故染人。染夏之名。遂立矣。其必方秋爲之者。傳稱少皞。鳥官。丹鳥氏。

云實司閉雉固立秋來立冬去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而爲蜃則因其方至之日染之誠得焉染人雖職染事然春僅暴練冬僅獻功而染必夏秋也夏亦僅染玄纁若夫五色大備煥乎文章必俟其日庚辛考成不異農候焉詩曰東門有墀茹蘆在阪釋草茹蘆茅蒐景純曰今之菑也說文茅蒐茹蘆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鄭箋韎韜有爽謂茅蒐染之毛傳縞衣茹蘆謂茅蒐染之女服則茹蘆之能染韋又能染帛亦猶夫朱木丹雘能染衆羽兼能染帛也許稱茜爲茅蒐則菑之正文得矣釋器一染爲纁再染爲纁三染爲纁及五入爲緌六入爲玄七入爲緇茹蘆亦旣稱染咸其所成焉必矣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趙邠卿藍賦序曰余道出陳留皆種藍染紺爲業則藍者青自焉出識又能染紺矣夏小正啟灌藍蓼張稷若云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六七寸則分藝焉釋器青謂之蔥旣藍成之矣地官掌染草其文曰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待時頒之鄭於敘官謂藍菑象斗之屬於此謂茅蒐橐蘆豕首紫蒨之屬賈言象斗染皁釋草黼豕說文蓋同釋草藐苾草景純謂可染紫一稱苾蒨稚讓云實紫蒨二雲治爾雅於橐囊舍一訓曰上橐烏階郭謂染草鄭掌染草傳嘗引橐蘆疑此橐舍也

而文則互訛。實乃烏階云。得此可訂。賈業矣。蘭皋治爾雅。於藐此草一訓。曰。蔞。又作緌。有紫綠二色。紫則此也。綠則葦王芻也。劉氏昭續漢輿服志。引徐氏廣云。緌兼染紫綠。此又可訂。郭漏矣。未谷治說文。於蔞草可染流黃。引稚讓流黃綠也。證之。見桃治毛詩。謂采綠之綠。於本草曰。蓋。於說文曰。蔞。夫藍綠。並以染色。爲名。詩又婦人之詩。染實。婦女應務者也。余更以釋草。廣之。勤鼠尾。郭云。可染皁。蔞。虎杖。郭云。可染赤。櫻。烏階。郭云。可染皁。將博爲甄。討苟焉。聘得其草。如乎。染人。鍾氏之法。而事焉。其成必矣。正色。伊五。青赤黃白黑也。間色。伊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環濟要畧。文也。色不勝用在。因心淑施。雖許編訓。色之文。其諸宜無不罄歟。亦旣色成乎。章則繡。黻文章焉。則方圓焉。則鑿。龍華蟲焉。則繡焉。糝四時五色。而位旃以內。旌其巧。績畫之事。後於素功。聿云。此也。以績人。考染人之績。可矣。猶必以縫人。屨人。二職。纂績人之猷焉。縫人。役女御。紉王及后之衣服。所稱衣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內司服之六服也。六服之下。三內外命婦。能服之。喪衰。祭賓。凡后及三夫人。九御。與內外命婦。與九嬪。世婦女。御諸婦。職遵禮。咸得衣之焉。而在春官。職內則並追師。統之不專。縫人已也。唯追師則專掌后之首服。首

服云何覆首之飾曰副。列髮之紒曰編。第髮之髻曰次。維冠之簪曰衡。藉以卷髮曰筭。筭則所稱纒筭也。復爲九嬪及內外命婦爲之首服。司服又兼王吉凶冕服。掌之不專。冠異弁師不專衣亦異。縫人而弁師之職。夏官又敬職。王之五冕。既有弁師矣。司服寧必兼旃。蓋弁師主爲司服。主掌命官之誼。師司有辯。弁服有分。寤此周官不難治矣。履人掌王及后之舄履。凡足衣。複下曰舄。禪下曰履。下以載。足上以容。足合上下而紉之。斯履舄成矣。其飾在上曰純。在下曰縹。前中曰紉。王吉服九舄三之。其色爲赤白黑餘。則履矣。后吉服六。唯祭斯舄。禕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舄。外內同之。謂曰命履。賜有科。命履功履而去飾曰散履。命夫爵弁纁履。命婦鞠衣黃履。外內同之。謂曰命履。賜有命服。別乎功履焉。命夫韋弁白履。冠弁黑履。命婦展衣白履。椽衣黑履。亦外內同之。他則功履矣。功履者自功之精密言之也。散履實素履。大祥去杖。絰則縞斯服而散。斯履焉。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二職。婦人習處。故不命。士則以慎。男女防也。女工成之女奚。職之女御。任之奄。則將命而已。位不尊。女御及奚也。必成於女工。而后嬪服之。雖尊若后。嬪無能忒。男女大防爾。

服。以。事。於。宗。廟。者。后。夫。人。必。身。焉。職。蠶。內。宰。故。於。中。春。之。月。詔。后。帥。外。命。婦。蠶。於。北。郊。也。今。兼。祭。服。之。名。而。無。之。違。曰。成。於。他。人。然。既。以。之。祭。姑。以。祭。服。名。之。可。矣。曾。不。自。爲。則。泰。於。后。嬪。矣。又。凡。附。體。上。下。服。無。不。成。自。男。工。織。焉。染。焉。復。焉。足。論。乎。所。貴。於。婦。人。遠。丈。夫。也。彼。誠。微。工。身。則。丈。夫。爾。釋。衽。由。之。成。裳。褻。由。之。成。衾。幃。枕。巾。由。之。成。彼。能。嚴。如。明。神。凜。無。度。思。歟。甚。矣。褻。而。爽。禮。苟。省。及。此。無。寧。身。任。不。違。矣。桑。然。後。蠶。蠶。然。後。繭。繭。然。後。絲。絲。然。後。機。機。然。後。緙。緙。然。後。色。色。然。後。衣。履。凡。溫。蔽。一。家。者。不。假。人。手。祭。服。加。敬。繡。纈。加。精。優。然。具。給。庶。敬。姜。德。誥。焉。已。然。裘。之。爲。用。則。不。如。緁。帛。之。爲。用。則。不。如。布。國。唯。卿。尹。裘。帛。賤。貧。則。布。緁。爲。微。矣。家。唯。耆。艾。裘。帛。壯。盛。則。布。緁。爲。榮。矣。身。唯。賓。婚。之。時。裘。帛。燕。閒。則。布。緁。爲。令。矣。斯。必。以。茅。葛。麻。枲。相。輔。焉。詩。有。之。東。門。之。池。可。以。漚。麻。風。人。所。由。美。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風。人。所。由。刺。也。葛。覃。三。章。次。於。關。雎。周。京。風。教。之。茂。基。淑。女。之。務。勤。序。曰。化。天。下。以。婦。道。得。刪。詩。之。情。矣。誠。獲。后。夫。人。焉。倡。之。國。內。力。張。陰。教。者。疇。不。遙。爲。之。應。勤。則。善。心。生。涼。曰。女。君。子。也。于。以。樹。于。以。刈。于。以。漚。于。以。績。于。以。紡。于。以。機。杼。于。以。丈。匹。于。以。采。色。于。以。黼。繡。于。以。箴。縷。于。以。衣。服。履。烏。婦。功。于。以。成。

家道于以成。及蠶政而俱考。爽然嗣盛乎二南焉。已江漢之游。女角抵之行。伎樂院之。女伶女閭氏之。以色事人者。壹將俾之室家。而蠶之而茅葛麻棗之。自女也不爽。雪坤道之羞。洽陰化之懿焉。雖青衣之賦。綠衣之詠。辰彼碩女。寧其肩諸閨門之中。秩業能圖。誰樂以皓皓之白。爲是卑身辱德也。況不出戶庭。有傳保詩禮。沃其彘性者乎。夫亦彌知自貞矣。在閭師則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申之曰。不蠶者不帛。媿之於生焉。曰。不績者不衰。罰之於死焉。生帛死衰。斯蠶婦績女尊矣。邦之媛兮。尙克孟之。瞻印之。四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是詩也。陰斥褒姒斯訓。休爲息言。不親蠶焉。嬪教日張。余將易爲美訓。後之。

中華警察協會雜誌廣告

本雜誌以促進行警察進藉圖全國統一爲宗旨現第一期及第二期均已先後出版第三期刻已付印內容分插畫論說譯述法律章程學說公文記事調查報告雜俎小說本會經過記事錄等類并將籌備國會事務局解釋各公電摘附法律之後其關係條文解釋者另標墨規以期明瞭俾供

閱者之研究本期尤注重撰著冀以學識貫通導源一切所有前已定閱及交款者即行照寄不誤如有欲定本雜誌者請函達北京北新橋迤西中華警察協會總發行所照寄不誤空函恕不作覆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册大洋三元 郵費三角 半年六册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六分 零售每册三角 郵費二分半 外國郵費照本雜誌價目表核算北京分發行所琉璃廠西門浣花書局又琉璃廠東門新智囊 外省 各省警察協會分會及各大大書坊

賓孔 (史微)

錢塘張爾田 孟 劬

問曰。九家者流。蠶起並作。窺其意。蓋皆欲與我孔子爭此史統者也。而史統卒歸於尼山。此誰之功歟。曰。此漢儒之功也。漢之興也。承諸子紛爭之後。孝文帝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好黃老之術。而孝景又不任儒者。故其時。晁錯明申商。蓋公傳黃老。蓋漸染戰國餘習而然也。自董仲舒對策。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司馬遷本之以修史記。挈史官之舊學。折衷夫子。至孝成時。劉向司籍。又敍次諸子。以緯之。而班孟堅漢書從此出焉。自此以降。百家騰躍。終入環內。孔子之史統。始別黑白而定一尊矣。豈非漢儒尊孔之功哉。吾試與子備言之。董仲舒者。春秋大師也。劉歆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本傳亦稱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觀其策。有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度。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荀悅漢紀曰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悅崇儒術亦本仲舒

由。是。觀。之。孔。教。之。興。仲。舒。可。謂。功。首。也。其。後。述。仲。舒。春。秋。之。義。以。發。明。孔。氏。者。則。莫。如。

司。馬。遷。遷。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是。遷。爲。舊。史。苗。裔。也。舊。史。起。黃。帝。本。以。道。家。爲。歸。趣。

觀。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絀。儒。以。崇。道。其。旨。可。見。至。遷。之。述。史。記。也。始。翩。然。反。之。其。言。曰。

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又。曰。整。齊。百。家。雜。語。厥。協。六。經。異。傳。蓋。已。隱。挈。九。流。學。術。歸。

附。於。孔。子。非。復。其。家。傳。淵。源。矣。余。嘗。取。其。書。繹。之。蓋。有。二。大。例。焉。前。乎。孔。子。者。帝。王。聖。

賢。事。迹。百。家。言。人。人。殊。則。以。經。傳。爲。據。依。閒。有。未。備。始。采。古。文。補。之。後。乎。孔。子。者。諸。子。

王。侯。各。著。其。學。術。行。業。而。以。孔。子。之。義。衡。定。之。所。謂。考。信。六。藝。也。如。黃。帝。爲。史。官。之。祖。

百。家。學。術。之。宗。也。本。紀。不。據。諸。子。獨。取。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而。贊。又。申。之。

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之。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

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後。爲。三。代。世。

表。又。曰。五。帝。三。代。之。時。尙。矣。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敘。

尚書則畧無年月。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今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由是觀之一引古文。不憚往復明辨者。豈非恐背先儒師說乎。至於援孔子語。衡定者。殷紀曰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孝文紀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吳世家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管仲傳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呂不韋傳曰孔子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萬石張叔傳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誦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若斯類者一篇之中蓋三致意焉。固不獨仲尼立世家弟子立列傳為顯尊孔子也。以史記本紀世家序時事多布

衣書法乃與王侯等亦史公創例也抑遷之尊孔更有異於後儒者。後儒尊孔子也。屏百家於孔子之外。而遷之尊孔子也。則合百家於孔子之內。今觀其書若老莊列傳。則道家者流也。若申不害韓非商鞅列傳。則法家者流也。若孟軻荀卿等列傳。則儒家名家墨家者流也。若蘇秦張儀陳軫犀首樛里子甘茂范雎蔡澤列傳。則從橫家者流也。若呂不韋列傳。則

雜家者流也。若穰苴、孫武、吳起、列傳則兵家者流也。若扁鵲、倉公、列傳則方技家也。若日者、龜策、列傳則陰陽數術家也。若貨殖、列傳則農家也。若滑稽、列傳則小說家也。定一統於孔子而諸家環衛焉。洋洋乎非聖人不能並包之。非太史公亦不能折衷之。自序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其發憤著書微言以見意百世下尙可推測矣。劉向揚雄稱爲實錄。豈虛語哉。雖然司馬遷周室舊史之裔也。雖以史統歸孔子而猶不忍顯背其家學。故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所謂是非頗繆於聖人者。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擢陷廓清之功不能有待於劉向與班固矣。向之尊孔子全在七略別錄。七略別錄者敘次九家者流而以六經孔子之義定其短長者也。觀藝文一志可見矣。藝文志旣敘次六藝卽以儒家者流列於道家之上而曰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又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不數儒家豈非

因孔子出於儒家而特筆以尊之哉。至其於諸子也。道家則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陰陽家則曰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則曰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生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名家則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則曰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從橫家則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顛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雜家則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農家則曰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小說家則曰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兵家則曰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所謂合於六經。孔子之義而取之者也。若其不合於六經。孔子者則於儒家曰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

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道家曰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陰陽家曰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混於小數。含人事而任鬼神。法家曰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曰及釐者為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墨家曰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曰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雜家曰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曰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所謂違於六經孔子之義而棄之者也。夫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有何短長可分哉。惟以六經孔子之道。衡之斯百家之短長見矣。故其序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是可知其書宗旨之所在也。漢紀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子。抑絕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宗。孰能定天下之疑。觀悅以推崇孔子為仲舒功。而劉向語曰。羣言殺亂。折諸聖。非向之謂歟。其後班固父子配之。則劉略宗旨更昭然若發蒙矣。語曰。羣言殺亂。折諸聖。非向之謂歟。其後班固

祖向以述漢書自敘。所謂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已詳哉。其言之矣。而顯尊孔

子則尤在古今人表一篇古今人表者聚列古今人物而以孔子之義詮隲之者也蓋六家之論輕重不同評人物者往往莫衷一是自史統定於尼山班氏始考聖言理而董之名揚雄法言重黎篇序曰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觀其引論語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畧要云是其書非爲漢而作蓋爲孔子而作也故表列仲尼於老子之前而又序之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諡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固之命誼可謂微而婉矣不然以漢書而表古人五尺童子知其不倫豈孟堅通儒而爲之乎由是以觀使孔子之道炳若日星源遠而流長者皆仲舒子長子政孟堅四人之功也嗟乎自天子失官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刪述六經以制義法中更戰國諸子紛爭荀孟二大儒潤色之於前董馬劉班四子表章之於後其功一也向使天不生四子百家各爭史統仲尼經術

不絕如綫將萬古同乎長夜矣又安有後時皋牢九流之盛哉吾輩生孔子史統久定之後不見古人拾遺補藝之勞猥以宋儒譾言謂董子爲僞書謂司馬爲雜霸謂劉向班固非純儒不敢與七十弟子並序於孔廡俎豆之間而守先王興絕學之苦心卒無以大白於天下豈不痛歟豈不痛歟

歷 史

孔 教 通 史

豐 城 黎 養 正

端 甫

廣 學 章 第 三

或曰孔子少時蓋入平仲小學。平仲小學者晏嬰所建學校也。本聖殿注晏嬰萊人爲齊

大夫齊景公嘗致魯山陰地數百里晏子好行義自云待其資而舉火者數百家豈嘗

設學校於魯之地如今外人設學校於鄰國與故書闕有間姑第弗深考然論語記夫

子自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夫子冲齡好學性嫻禮樂今云十五志學者殆小學業成

升進大學之年也又小學大學雖有淺深詳畧之分理本同源而一貫而謂十五始志

學者正義釋之云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然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自此始矣

夫子一生學無常師問禮於老聃學官於郟子訪樂於萇弘辨琴於師襄執射執御皆

與人同好六書闡古文之遺意嫻九數修捐悶之妙術太平御覽引藝經云孔子修捐

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云捐悶者奇兩之稱也困學紀聞引此六藝之大較也若夫道

數術記遺云今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絕也

德之師友。夫子所嚴事於周。則有孟、蘇、夔、靖、叔、老、萊子。於衛。則有伯、高、蘧、伯、玉。於鄭。則有公、孫、子、產。於魯。有孟、公、綽。於晉。有程、本、子。於齊。晏、平、仲。皆無不恂、恂、樂、取。又微、特、此也。下至東野、圍、人、河、梁、厲、者。以逮滄、浪、孺、子、阿、谷、處、女、之、流。度、曲、之、伶、工、采、桑、之、路、女。凡有一言一行之長。乃至或哭或歌之異。一經聖聽。轉淺成深。凡在邇言。罔非妙道。蓋無處非學地。無時非學際。無事非學務。無人非學儀。焉是故舞、雩、沂、水。罔非杏壇。奔走步趨。誰非表式。春誦夏弦。莫匪教思。童孺詠歌。皆爲軌則。當日親炙之徒。惟顏、曾、冉、閔、端木、仲、言、卜、之、徒。親承一貫。輿、惜、者。能明斯義。故陳子禽問子貢。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蓋學者覺也。本白虎通德論覺有內覺。有外覺。由物內覺。由己。夫子先知先覺。聖知內鑿。曷爲必待外覺乎。曰。理自內明。事從外顯。內明由己。外顯由師。故云。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又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凡若此者，爲矯後世廢學用思之失。是故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明廣學之旨，亦以道無往而不在故也。

先聖之生，際春秋之末，時則學制廢弛，愚者不知學，聰智者大率廢學而任思。夫子曰：殆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蓋舊典殘亂，始於厲王而極之於幽王。犬戎驪山之一炬，周轍既東，王靈不振，強藩貴族咸棄禮法而尙權謀。其後譎詐一變而爲干戈，政令罷敝而鑄刑鼎成周禮俗，馭民之意盡廢而民氣之凋殘不可問矣。周自宅洛以來，列國諸侯皆本周禮成憲以爲修身事神治民交鄰之典，則及其衰也，禮之精意盡失，其見於交際之間者，儀而已矣。襄公而後，禮教日衰，魯以素稱，秉禮之國，至昭公以好儀聞，女叔齊以非禮譏之，是已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乃不能相儀。至楚又不能答郊勞，其君怠於禮，臣荒於儀。如是，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於申，問禮於宋左師及鄭子產，各舉六儀以對，椒舉以不見六儀不能規過，國有墳典，邱索之儲，忝執牛耳而昧於近儀，其治民可知矣。十五年，晉荀躒籍談如周，會葬穆后，王侈言以屈籍氏。

叔向譏王忘經舉典知其無成。經謂大義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識者知周之國亂俗壞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故曰原氏其亡乎蓋當時士大夫大率廢學而任思若子產季札等多知博物之者宿蓋已不可多覲徒以四術崇於樂正教權操於司徒典籍庋於大史氏其世祿之家均不克考信古典而先王之教澤又何問於閭閻乎夫子及故府之猶存徵考文籍奔走不遑若周小史所掌三墳五典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道類皆可得而證易八索六十四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事理之變化寓焉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黃帝玄孫帝魁迄於秦穆公之紀載詳焉九丘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天下土地之圖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萬民之常施教之宜莫或遺焉三千餘篇之詩百二十國之寶書三百三千之經禮曲禮大氏皆在周府餘如夏時在杞而已即東夷坤乾在宋而幸存其義凡古聖相傳之書諸侯之府可得而觀者子皆未嘗不跋涉就訪披其文會其義居今以稽古因古以知今造周覽明堂往羸博之間觀吳禮魯大史氏有春秋典籍六藝百氏祕書微文無所不窺是故通智過於萇弘勇力服於孟諸足躡郊菟力拓城關及乎臨死

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愉愉然據理行義而志不懾。七句本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聲入心通。博物應變。辨商羊。識萍實。聞災知釐。廟之危。審音省重。憂之戚。決陳廷楛矢。來自肅慎。察魯井土。缶中蘊。贛羊石函。飛龜之簡。驗於龍威。防風專車之骨。徵諸禹會山狝。表異預聞。昭人之歌。鯤怪潛精。遠睹甲車之動。乃至商瞿有子。端木乘船。稽晴課雨之詩。履波蹈火之術。或知之而偶言之。或能之而不爲之。無非欲使衆人因多文之華。識道充之貴。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曰。吾不試。故藝於戲。夫子多能若此。乃猶以爲無知。無能好學。而不厭。至老而忘倦。韋編三絕。鐵搗三折。乃至垂沒。手不釋卷。此句見劉子是故六藝之制。孝經之作。論語之所傳。爾雅之所說。其學之廣大精微。蓋有自來矣。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 圖畫 曲阜聖廟樞星門 金聲玉振坊
論說 孔子受命立教論 孫德謙
釋六藝 顧震福
釋鬼神篇 張爾田
張儒篇 陳煥章
教育部承認攘奪孔廟祭田之罪 孔教會全體公論
學說 普通倫理學 狄 郁
闡陶 孫德謙
明儒學案點勘 張爾田
諸子要略 宗旨 孫德謙
專著 孝經學 曹元弼
史徵 案詩書 張爾田
經治 則古 正乏 沈 修
歷史 孔子再傳弟子考 孫德謙
傳記 盧尚書年表 蔣元慶
-
- 譯件 段遯庵先生年譜 孫德謙
叢錄 莊士敦君來書
遜堪撫言 論六經爲經世之學
太平洋筆記予之宗教觀
書窟雜著 張爾田
通信 龍積之 曾紹新 南寧支會
王文俊 曹蘭亭 長沙支會
澳門支會電爭聖廟學田 姚明輝
紐約支會孔教義學之成案 顧 薰
甘督趙惟熙請推廣祀天祀孔之通電 孫德謙
輯述東漢盧君學說總序 蔣元慶
恭題先聖 遺像 恭題孟子遺像 夏震武
聞廣州一月三丁祭感慰恭賦 張爾田
談經與曹君直元忠 沈 修
時評 復丁祭議 姜循理
孔教新聞
各教新聞
本會紀事

孔子三傳弟子攷

元和孫德謙 益 莽

子思弟子

孟子 漢志諸子略。家儒。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案史記孟子門人今從班志。

孟仲子 鄭玄詩譜。孟仲子、子思之弟子。

魯繆公 漢志諸子略。家儒。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

費惠公 孟子萬章篇。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公明高弟子

長息 孟子萬章篇。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趙注。長息。公明高弟子。

曾申弟子

李克 經典敍錄。申傳魏人李克。

吳起 經典敍錄。申傳衛人吳起。案起為曾子弟子。已見再傳攷。或謂史起本傳。學於曾申。弟子則說有所本矣。

曾申弟子

公羊高弟子

歷史 孔子三傳弟子攷

八

公羊平 徐彥公羊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

穀梁赤弟子

孫卿 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傳孫卿。

高行子弟子

薛倉子 經典敘錄。高行子授薛倉子。

橋庇子庸弟子

馯臂子弓 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亦見經典敘錄

尹文子弟子

宋鉞 荀子正論篇楊倞注。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天論篇注宋子鉞宋人也蓋尹文弟子。宋鉞尹文宋鉞

仲長統序同為公孫龍弟子今楊注如此可以廣異聞也

禽滑釐弟子

許犯 呂覽當染篇。許犯學於禽滑釐。

索盧參 呂覽尊師篇。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

傳 記

聖地記埵

(遊記)

上海姚明輝

錄興縣孫嘉淦南遊記

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幹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著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旁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

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楛。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魏漢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錄長白麟慶闕里觀禮記

闕里文廟距泰安僅三日程。丙子八月朔丁丑爲秋祭期。欲往觀禮。以幕客周簡亭

維名

蘇讀人與公府書記葉蓉圃

生江蘇員

善邀與俱。癸酉起程。乙亥抵曲阜客舍。沐浴更衣。翌日

丙子入廟。至大成殿前行禮。葉君來相邀登殿。瞻仰聖像。詢知東魏興和三年刺史李珽塑觀犧象雲雷三罇。詢知漢章帝二年親祀所留。乃啟北扉。過聖蹟殿。周覽圖畫石

刻及行教小影。其像顏子從行。傳爲子貢寫。晉顧虎頭重摹。爰回殿前。觀金黨懷英所篆杏壇。宋米芾所書檜樹贊。遂至門左。瞻手植檜。出大成門。恭讀列聖謁廟御碑。乃至奎文閣。則甫陳祭器。展樂懸。整舞列。而習儀尙早。遂出入同文門。遍閱漢魏宋金元明各碑。復回閣下。觀衍聖公率子弟及執事官習儀禮。隆九獻樂。陳八佾。古穆肅。雍令人神。往低回久之。觀畢。東登詩禮堂。臨孔宅遺井。西登金絲堂。問魯壁遺址。并得觀孔氏所藏歷代衣冠。以故蔣伯生大令名因培江蘇貢生贈詩有云。料得還朝誇向客。我曾觀禮聖人堂。此行真大觀也。至廟庭規制。崇閎壯麗。係雍正七年勅命翰林院掌院學士留保督修。留公字松喬。康熙辛丑進士爲余叔高祖。著有進呈闕里文廟圖恭紀文。載入文穎。

錄長白麟慶孔林展謁記

孔林在曲阜城北二里許。樹木森茂。黛色參天。相傳林中草木皆當時羣弟子各自其國。徒植種類繁多。以楷木著草爲最著。且無鳥巢。無荆棘。尤徵靈異。原地十八頃。康熙二十三年聖祖臨奠。詔增擴十一頃。有奇。雍正九年世宗命留保重修。門堂殿庭益增宏麗。乾隆間高宗屢經臨奠。隆禮有加。邁越前古矣。八月丁丑余謁廟後。遂出曲阜北

門。步至萬古長春坊。入林門。過觀樓。西行。抵洙水橋。循墓門。有翁仲二。劍笏儼如。又華表角端文豹各二。遂肅拜享殿下。由東偏門入。敬詣先師墓前。展謁稍東。謁伯魚墓。復南。謁述聖子思子墓。北行。至子貢廬墓所。尋得蒼草一莖。東至楷亭。觀子貢手植楷。高四丈五尺。枯而不朽。又東過宋真宗駐蹕亭。登思堂。閱壁上題名碑。尋舊徑出。登樓。望嶧山一點。正案東南。尼山顏林。俱在指顧。正北遙對泰山。煙雲縹緲。其西則淺沙曲水。縈絡交碧。近者爲洙爲泗。遠者爲沂爲汶爲濟。皆西南流。蓋山水皆得逆勢。實啟中原文運。以此知向離食巽環泗迎洙人之葬。聖人與實聖人之葬。聖人也。至今孔氏子孫。纍纍者。周環殿垣之外。雖堯舜亦無此盛爾。

錄桃源張相文齊魯旅行記

初六日黎明。由泰安啟行。將過濼河橋。大雨傾盆而至。乃避於槐蔭以待之。未幾。雲過天清。乃復整轡西行。過河數道。至六郎墳。復曲而南。路多砂礫。皆由上而下。車行如坂上走丸。過夏張後。則斜度漸緩。平原漸多。皆古汶陽田也。地味肥沃。爲岱南最。齊魯二國。皆嘗力爭之。有以哉。高粱麻稷。高可没人。因之風氣不通。炎熱如燬。斜睨道旁農民。

往往三五成羣。裸體耜鋤。其子桑伯子之遺風歟。真同人道于牛馬矣。將近汝濱。麻愈暢茂。漚麻之池。亦復相望。臭氣撲人。行者皆掩鼻而過。四句鐘渡汝河。兩岸多沙。寬近一里。水僅及半。往來並無片帆。渡船亦不用篙棹。數人入水。推挽以行。過汝西南數里。至陳家店而宿。寧陽縣屬也。是日共行九十里。

初七日三句鐘啟行。轉向東南。蓋由泰安往曲阜。宜向西南。直走大汶口。齊魯通道。從古由此。近因大雨滂沱。泥濘載道。故迂途曲折。宛然成一弧線也。汶河以南。小山頗多。地皆磽瘠。梁稷高不逾尺。與汶陽若別一天地。汶陽民田中多鑿井。以備灌溉。汶南則無之。汶陽麻最繁茂。汶南則稷麻相間。左傳武城人拘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菅卽今之稷。知魯地多菅。從古已然矣。十句鐘渡泗水。去魯城僅八里耳。泗水寬約半里。中多淺灘。牽車徑過。深處不過二三尺。泗南土頗肥沃。大樹成圍。蔽覆村舍。風景如畫。所謂洙泗之間。卽此地矣。一句鐘抵曲阜。共行九十里。住顏祠之西。卽顏子之陋巷也。今立石坊以表之。卸裝畢。卽致書衍聖公。陳明來意。請其委員招待。既而覆云。公爺現適感冒。不克延接。已委定祝官鄧君妥爲招待。余謝之。

初八日六句鐘。先往聖府拜會。鄧君先已至矣。聖府崇閣。有如藩臬官署。遂與鄧君偕謁聖廟。廟在聖府西偏。卽夫子闕里之故宅也。進門數重。皆行於松蔭中。久之。乃至奎文閣。閣東爲詩禮堂。西爲金絲堂。西南爲啟聖殿。殿前爲豐相圃。夫子習射之地也。今名曰箭圃。閣後路東有先師手植檜。枯株尙存。螿磚台中。上以雜棘覆之。北爲杏壇。碑高丈餘。亭亦宏壯。又北爲大成殿。陛級甚高。余旣登。稽首肅拜。乃入殿。瞻聖像。目闕。瞪視。齒露。脣開。狀貌異於常人。鄧君謂此乃眞形。所謂七陋者也。祭臺上羅列鼎彝。古色斑斕。皆三代時物。四配十哲。亦如常式列座焉。其後爲寢殿。又後名列國殿。中儲聖蹟圖石幅數十。明萬歷時所鐫也。由大成殿至奎文閣之前後。碑亭林立。蒼松掩映。同文門之兩廂下。碑皆立自漢魏。字畫尙多可讀者。眞人間至寶矣。魯西門街路。截聖廟之中門而過。止通步行。車馬不得往來。前門直抵城隈。卽爲魯城之南門。平時扁閉。惟欽差臨奠。乃一啟之。故別開東南門。以通行人焉。後距城牆。亦不甚遠。蓋聖廟之崇宏巍壯。幾占魯城之半矣。余與鄧君先由東偏門入。謁廟畢。賃車兩乘。往參聖林。出北門。卽隧道。古松對立。大皆合抱。中途過橋一座。橋北石坊當路。題曰萬古長春坊之兩旁。

御碑聳焉。再北則爲聖林。占地百餘頃。外周環以磚垣。遙望之。但見古木參天。鬱鬱蒼蒼。然高出物表。入門兩重。轉西而北。過洙水橋。橋下無水。惟大雨後。則水由東來。穿垣而出。至西南角。復有石橋跨之。流向西村而去。寬深皆不逾丈。橋北入門爲享殿。豐碑鼎列。高峙殿堂。殿後左偏。則端木子之手植楷也。老幹亭亭。宛若龍門之桐。旁有碑。刻楷圖其上。復立亭以表之。右古松一株。新爲電火斷其上節。卽天下所喧傳訛爲聖廟失火者也。過楷亭而北。則神道迤北而轉西。翁仲石獸相對立。當其西者。沂國公墓也。當其北者。泗水侯墓也。又西卽至聖墓。兩墓相接。南與沂國墓隔路相望。墓前碑高丈餘。古篆蒼勁。香爐燭座皆以白石爲之。聖墓之西坡。高楷葱蘢。蔭覆全墓。隔西南數步。屋宇三楹。中供端木子神位。碑面題云子貢廬墓處。屋後土阜墳起。登高眺望。見內垣之北。萬碑林立。冢墓多於撒沙。皆先師子孫之附葬者也。謁墓禮畢。徘徊久之。乃與鄧君就享殿東偏客廳。餐茗。是日天氣炎熱。汗下如雨。不便再煩鄧君。因卽辭去。下午子身獨行。至魯東門外。問蒲圃五父衢所在。居人均無知者。東去八里。爲少皞陵。古冢纍然。羣樹繞之。廟屋一所。中供少皞神像。然規模不甚宏敞也。返入東門而南。見積水

一池成長方形。綠萍青藕。浮蕩隨波。蓋魯頌之泮水也。中露小洲。御碑矗立。舊時亭榭。僅存柱礎。北有短堤通陸。然而亂石荒榛。零落水湄矣。魯城之南。地名南池。泉流貫珠。稻塍相望。實爲魯地上腴。亦聖廟之祭田也。去城一里。有小鎮。名南關。夾路賣漿者。可三四十家。沂水由東南來。至鎮南。與東北來之水相會。上跨石橋。河身頗寬。然水清而淺。見底不過數寸。西流數十武。槐柳陰中。水作曲勢。其深度亦僅及尺。然少長之相。將相偃若游魚之戲水於其中者。不下數十人。有偃臥者。有俯伏者。有跪立者。各以手掬水。灑灑然露珠跳躑。喧笑聲直達於數里之外也。乃急解衣就之。則水冷澈骨。毛髮竦然。乃知論語古註之誤。第不解暮春時節。曾點何以堪之也。豈亦習慣使然。而當日所謂暮春者。適爲今之盛夏歟。浴逾時。振衣而起。問舞雩遺址。去此東南不過半里。樹木壇坫。依然尙在。今仍爲魯城祭天禱雨之所也。已而夕陽西下。乃復循舊路而歸。歸途見城內羣兒之披服持巾而往者。猶絡繹不絕。宛然當年風浴詠歸氣象也。爲之神往不禁。入南門。登城而望。見東面羣山盤鬱。至東南數十里。皆截然伏下。西南兩面。純屬平原廣野。可見魯南之腴田沃壤。皆食山泉之賜也。

自泰安以南。民風物產。多與淮徐相類。至曲阜。則村俗土語。往往同於吾鄉。尤可異也。然淮岱之間。本禹貢徐州之地。沂泗流域。天然同系。伯禽封魯。淮夷與徐戎並起。與之爭地。蓋此二國。逼近魯郊。爲臥榻之旁。故不得不汲汲爭之。西周之世。尙皆雄於東方。至偃王之亡。徐遂入宋。宣王東征後。淮夷不知所屬。經傳亦不著名。惟魯頌有淮夷率服之文。蓋已羈縻於魯。若須句顓臾之屬矣。且自春秋秦漢以迄宋元。政治區畫。大抵相同。至前明之世。淮北岱南。始分隸於兩省。宜乎語音土俗之多同也。

考左傳魯城有十二門。今曲阜五門。又閉其一。祇存四門。知基址規模。一切都非其舊矣。城中周公廟。卽魯宮之故址。東野氏世守之。然衰微已甚。不如孔顏兩家之盛也。周公其衰。千古同嘆矣。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四號目錄

圖畫 孔宅故井 曲阜聖廟大成殿

論說 祀天以孔子配議

陳煥章

論孔子配天爲教主之徵

顧震福

中國聖教宜存宜廢徵集四萬萬人意見

以維教化而定人心布告

甯述俞

孔教平議上篇

狄 郁

說羣

張爾田

牖逸篇

孫德謙

政府請基督教祈禱電文書後

姚 蕙

學說 普通倫理學

狄 郁

明儒學案點勘

張爾田

政術 孔子爲共和學說之初祖

薛正清

專著 孝經學

曹元弼

案禮

峻喜第三

張爾田

歷史 孔教通史

沈 修

傳記 盧尙書年表

黎養正

譯件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陳煥章

叢錄 通信

公牘

文苑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再續

姚明輝

孔教新聞 祀孔配天之輿論

鍾榮光罪浮于秦始皇

馮君侗若小學讀經之主張

孔教算經會之言論

山東孔道會進行芻議

本會紀事

段遯庵先生年譜

續第五號

元和孫德謙益菴甫編

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四十六歲

是歲清明後三日與詩社諸君集封仲堅別墅秋

先生病痊

本集陳君百祿隱居河汾世以醫名家臨財廉取予義

誤今義

性喜諧雖

外若寬縱內實重慎而有常心真善學醫者也辛丑之秋余店作君調護周至既獲勿藥欲酬而不可姑以詩答其勤

德謙案菊軒詩中有云辛丑清明後三日詩社諸君燕集於封仲堅別墅談笑竟日

賓主樂甚然以未得吾兄弟數語爲不足既而遯庵兄有詩則先生於是年清明後集於封氏別墅矣攷集中答封仲堅詩云時當春之仲疑卽是日作也又案先生

和家弟詩社燕之作三首此亦辛丑所作詩云回頭四十五年非則正斯年語也

十四年壬寅四十七歲是年冬先生謁玉清壇下本集月上海棠詞引云壬寅冬

躬謁玉清壇下客有歌月上海棠者乃玉清作也詞致高遠真游乎方之外者也

德謙案金李邦獻隴州汧陽縣玉清觀碑其略云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他日師集其

衆而告曰。吾願於此起觀宇。皆願協力贊成之。於是遠近響應。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請額於朝廷。勅賜曰玉清。此碑作於正大乙酉。與此年相距將二十年。先生蓋是冬始來晉謁也。其言玉清作者。當係蒲察師之字。蒲察師爲全真教。故曰游方之外。

十五年癸卯四十八歲 先生於正月元宵與諸友各賦詞爲樂并述昔年京華所見

二月五日衛夔之誕辰先生爲作壽詩八月十七日夜先生旅居平陽聞笛聲有感譜水調一闋是年友人陳子颺過其山中 本集望月婆羅門引小序云癸卯元宵與諸君各賦詞以爲樂寂寞山村無可道者因述其昔年京華所見以望月婆羅門引歌之酒酣擊節將有墮開元之淚者 又詩引云癸卯春二月有五日衛生夔之誕日也座中生捧卮酒乞言因用景純壽日詩韻以答盛意兼謝不敏 又水調歌頭題云癸卯八月十七日逆旅平陽夜聞笛聲有感而作

德謙案先生昔居汴京余嘗以過汴梁故宮城詞決之今云述京華所見可知汴梁被圍時先生確係在京也 又案先生壽衛生夔之蝶戀花詞有云二月山城春尙

未。菊。軒。此。詞。云。勉。用。兄。韻。知。爲。同。時。作。又。案。金。史。地。理。志。河。東。南。路。有。府。二。一。爲。河。中。府。一。爲。平。陽。府。先。生。居。龍。門。山。旣。在。河。中。府。河。津。縣。則。是。歲。八。月。往。游。平。陽。故。有。逆。旅。之。說。又。案。月。上。海。棠。詞。引。云。明。年。吾。友。陳。子。颺。過。余。山。中。始。爲。屬。和。因。亦。次。韻。以。簡。知。音。所。言。明。年。者。系。之。於。壬。寅。則。謂。癸。卯。也。故。月。上。海。棠。一。闋。是。此。年。作。陳。子。颺。者。名。賡。河。汾。諸。老。集。有。詩。一。卷。元。詩。選。小。傳。金。河。東。山。西。道。行。中。書。省。參。議。北。渡。後。與。弟。庚。隱。居。不。出。以。詩。唱。酬。學。者。宗。之。其。弟。庚。字。子。京。爲。金。平。陽。提。舉。菊。軒。有。和。陳。子。京。絕。詩。一。首。河。汾。集。亦。載。其。一。卷。至。河。汾。集。又。有。曹。益。甫。詩。其。秋。夜。聞。笛。一。絕。當。與。先。生。同。日。作。蓋。益。甫。自。天。興。北。渡。居。平。陽。者。三。十。餘。年。故。先。生。至。平。陽。得。與。之。唱。和。也。又。案。菊。軒。月。上。海。棠。詞。序。有。重。九。之。會。彥。衡。賦。詞。侑。觴。遜。庵。公。與。坐。客。往。復。賡。歌。語。今。先。生。題。云。和。答。楊。生。彥。衡。則。亦。是。年。九。日。作。也。

十六年甲辰四十九歲 本集有甲辰晦日立春江城子詞。

德謙案詞云四十九年強半在天涯。又云明日新年。則知是年於除夕立春而先。生。時。將。五。十。也。

十七年乙巳五十歲。是年清明日。先生游於青陽峽。上巳日。再游。會飲於衛襲之家。十日。又與友約會西園。本集乙巳清明游青陽峽。又鷓鴣天詞引。上巳日。再游青陽峽。用家弟誠之韻。又暮春之初。會飲衛生襲之家。酒酣諸君請作樂府。因爲之賦。使覽者知吾輩之所樂也。又臨江仙詞引云。三月十日。與諸君約會西園。久而不至。花又狼籍。因賦此以排悶。

德謙案游青陽峽一詩。今本無乙巳清明四字。據河汾集及全金詩元詩選。其題首皆有此四字。當取增補。況其詩云。人間佳節重清明。半百之年猶掣電。正是年所作。又案鷓鴣天一闋。雖未標甲子。然詩爲清明作。則其詞必係同年。蓋兩游青陽峽。彼在清明。此在上巳耳。若上首青陽峽對酒。亦必同時作。又案暮春詞。有云百年強半是羈騷。此詞次於上巳日後。又有此語。則亦五十時三月初作也。又案臨江仙一闋。菊軒亦有此詞。云繼遯庵先生韻。今先生壽周景純。却用此韻。菊軒是調。凡兩首。一云十載龍門山下客。一云四十六年彈指過。攷是年菊軒四十七。先生長三歲。故題三月十日者。卽此年也。先生與菊軒居龍門。在天興二年。至此已十三年。謂

十載者舉成數也。若是壽景純作。以菊軒詞證之。亦是歲作。又案江城子九日有感詞云。自愧行年如伯玉。昔遽伯玉年五十。自知四十九年非。今用伯玉事。是先生作此詞年正五十也。

蒙古定宗二年丁未五十二歲。是年正月先生與詩社諸公園亭宴集。十六日衛行之生日。先生有壽詞。三月二十八日縣大夫薛寶臣過其芹溪精舍。時方苦旱。夜間雨作。先生喜之。因爲作詩。明日其友李湛然有和詩。依韻酬答。本集丁未新正與詩社諸公園亭宴集。彥衡有詩。衆皆屬和。一時樽酒賓席之勝。殆可樂也。余雖老。顧不可虛盛意。勉爲賦此。又丁未三月二十八日縣大夫薛君寶臣過余芹溪精舍。酒間雨作。時方苦旱。喜而賦之。又明日李生湛然見和。仍韻答之。

德謙案新正詩。全金詩丁未作丁巳。攷丁巳爲蒙古憲宗七年。集序以先生之卒。謂在金亡後二十年。蓋先生年五十有九。當憲宗四年。歿如以詩爲丁巳作。豈至六十有二先生尙存耶。郭氏據別本。殆未深考耳。又案菊軒詩序云。衛生行之少。負俠氣。與余兄弟相遇於艱難之際。自抑惴惴。常若不及。迨今十五年矣。生正月十六日。

誕彌日也。由哀宗天興二年至此年。適符十五之數。其時汴梁受圍。國將滅亡。故云相遇艱難之際。先生衛生衡之作衡疑。壽滿江紅詞云。春色三分猶未一。元宵才過。則此詞正十六日作也。又案芹溪當卽午芹村。詩有午芹多奇峯。語可證。並送李山人之燕詩序。會飲芹溪上。詞中又有同詩社諸君飲芹溪上月上海棠一首。則先生辟居龍門山。而其結廬實在午芹村也。又案清明與諸生登西嶼柏岡。此詞亦是年作。觀衛行之壽詞。旣在丁未元宵後一日。而此首編於其下。則知爲是歲清明日作也。如是則下重九日山居感興詞。亦同年作矣。

三年戊申五十三歲。時先生居龍門山已十餘年。正月十六日。史仲恭客歸。先生喜爲賦詞。春間李湛然將之燕。先生以其踵門告別。會飲芹溪上。四月游於禹門。重陽後一日。弟成己壽五十先生爲作詩。本集余僑居龍門山十有餘年。封張二子。從余游而貧又甚焉。因寫所懷兼簡二子。共成一笑。又浣溪沙詞引云。元夜後一日。史生仲恭久客初還。酒間喜爲賦此。又送李山人之燕序。其略云。李生湛然年四十。未嘗從事於人。戊申歲春踵門告予曰。男兒生不成名。死無以掩諸幽。愚不佞誠

不能與草木同腐竊有志於四方先生許我乎余乃告常所往來者會飲錄全錄
於芹溪之上。又戊申四月游禹門有感

德謙案簡封張詩封謂仲堅張謂漢臣古詩中有己酉張漢臣詩則漢臣沒於己酉年其謂十餘年蓋謂金亡至此己十五年也漢臣以明歲己酉卒故知詩爲戊申作此詩下有仲堅見相復用韻以答枕上再慶前韻野步仍用韻示封張二子數首皆是年作也。又案菊軒望月婆羅門引其題爲清明後醉書史氏別墅中有飛花一片豈征衣句與久客初還語合且詩覺四十九年非則知菊軒是歲正五十而先生長三歲此詩爲今年作矣。又案五律中有李山人湛然始生之韻詩一首以送之葉序文年四十歲之知爲是年作云倦翼自知還香當是其春山人之燕不久即倦游而歸耳先生又有壽山人湛然李生蝶戀花詩亦當此年作其送山人詩序謂年四十故此詩亦爲四十年生日作也中有又是重臨了句山人之燕爲戊申春此在其秋也。又案卷舍菊軒水龍吟詞云不效詩川五嶽菊軒少先生三歲此年歲正五十夜宿蘭皋遊詩川詩其首二句爲開歲後五十吾生行歸休今用詩川事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79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and 2000.

Year	Population
1790	3,929,260
1800	3,929,260
1810	3,929,260
1820	3,929,260
1830	3,929,260
1840	3,929,260
1850	3,929,260
1860	3,929,260
1870	3,929,260
1880	3,929,260
1890	3,929,260
1900	3,929,260
1910	3,929,260
1920	3,929,260
1930	3,929,260
1940	3,929,260
1950	3,929,260
1960	3,929,260
1970	3,929,260
1980	3,929,260
1990	3,929,260
2000	3,929,26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公牘

浙都督朱電參衆兩院請尊孔教爲國教文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鑒。竊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遷居無教則近禽獸。橫覽五洲。暨盡千古。從未聞有無教之國也。惟天眷中國。誕生孔子。于中華民國成立前之二千四百六十三年。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制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演周易。以元統天。爲政重民。大義勸言。而在方策。上考三王。而不謬。下俟百世。而不惑。學今日之哲理。教育文學。歷史。政治。法律。外交。理財。博物。神術。兵事。一切東西之學。悉包舉而無遺。雖詳略稍稍不同。而精義往往冥合。以視釋迦耶蘇。謬學。孰德。蓋偶乎遠矣。是以信世及門之子。三千餘人。後繼私淑之徒。恒河沙數。漢宋學之門戶不同。而經旨罔敢疑議。今古文之師說各異。而學派咸有源流。他如歷朝代謝之時。百度或有興廢。惟我孔廟之祭。敬禮有加。無間於今昔。大哉孔子。真我國惟一信仰之宗教也。當此破壞之後。民氣震塵。禮法蕩然。紀綱盡裂。貪祿嗜財。而廉恥道喪。自由平等。而彝倫潰絕。猶復數典忘祖。大

言不慚。日以盧梭孟德斯鳩斯密亞丹之說文飾己。奸鳴乎。邪說橫行。習非勝是。孔子之道綴而不談。是真滅國之大因。亡種之浩劫。今之危狀已兆。其端此正人君子老師宿儒所由痛哭流涕者也。瑞以爲當今之世一切經國之方固不可以不講。而孔教尤不可以不尊。蓋孔教不尊則道德不昌。雖日日言練兵日日言理財而物腐蟲生內容不可收拾。祇益紛亂而已。頃聞孔教會代表陳煥章嚴復夏增佑梁啟超王式通等請願貴院擬以孔教定爲國教。此立教之大本。醫國之良方。化民成俗轉危爲安。舍此更無他圖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諸君子念國步之艱難。哀禮教之陵替。當以弘道之心永定國教之典。多數贊成。速爲議決。共揚泗水之春風。同廣尼山之道統。斯文未喪。庶傳金聲玉振之音。大道可行。以弭洪水猛獸之禍。瑞不勝仰係禱切之情。浙都督朱瑞馬印。

接近今邪說橫行禮教衰替故本會陳煥章君在京與嚴幾道梁任公諸先生特遞呈請願書定孔教爲國教所以爲世道人心計也浙督朱介人君極表同情爰發長電要求參衆兩院速爲解決如朱君者固深知圖治之要方立國之大本矣

異日。聖教熾昌。風俗敦樸。朱君之功。亦豈在孟子下哉。聞朱君又電黎副總統暨各省都督省長。請襄盛舉。促兩院通過。如此熱心孔教。真令人企佩無極矣。

浙民政長朱令前杭縣知事汪欽修學宮文

照得上。丁釋菜。載著禮經。令甲臨雍。師道是以鸞旂。泮水思芹。藻於魯宮。車服廟堂。聞竹絲於闕里。蓋於古有崇儒之典。而歷朝以尊孔爲宗。大祀所昭。學官是守。由來尙已。浙省舊制。分建列郡。杭府學宮。領袖名都。邦人謹庠序之規。勝地有湖山之美。在昔承平。鐘鼓雅頌。頌頌昭晚。清告朔。餼羊流風。未艾。自義師雲起。全國景從。吾浙外舉金陵之師。內開節度之制。雖烽火倉皇。而耕市無變。本文物淵藪。而弦誦猶聞。方戮力於中原。遂告功於統一。投戈息馬。有陸大夫之前。說詩書。創草修儀。異叔孫氏之習。爲縣叢泊。今鼎革一載。於茲。府制消除。巽宮高仰。前軍政府。曾再舉釋奠。本民政長。幸重與觀成。然而松檜風蕭。尙有樵蘇之歎。楹廡日落。累興茂草之嗟。禮缺樂崩。灑掃勿職。守土失教。愆咎彌叢。值武功大定之餘。佐文德覃敷之治。查有前任杭縣知事汪欽。湛深古學。明幹有爲。昔在杭縣任內。正值軍務繁興。人心厭故。該員本通經。以致用著績。循

叢錄

公牘

護甘督兼民政長張呈請祀天配孔文廟仍祀先師核文

八

良。闡。潛。德。之。幽。光。表。章。遺。佚。本。民。政。長。聞。政。嘉。與。望。古。同。深。此。時。擬。將。前。府。學。宮。重。加。新。葺。一。復。舊。觀。緬。維。儒。吏。之。良。宜。委。攷。工。之。任。漢。堂。宋。舍。新。觀。聽。於。圓。橋。翟。醜。左。雄。息。感。傷。於。蔬。圃。尙。體。梁。木。其。壞。之。憂。以。爲。械。樸。作。人。之。助。應。需。估。工。時。直。與。夫。善。後。歲。貲。其。詳。計。以。聞。

謹按杭州支會在成立時議以孔廟尊經閣爲會址朱君撥款興修嗣以廟中舊駐軍隊特飭遷讓委汪君董繕葺之役朱君之尊崇聖教可謂至矣今讀此文知汪君以儒吏之賢司攷工之責固當勝住而愉快亦足見朱君之擇人而理非苟焉已也近之毀廢文廟者既可生其愧心自此各省之命工興築必將聞風而起矣語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圖始朱君首先舉辦豈非加人一等哉記者識

護甘督兼民政長張呈請祀天配孔文廟仍祀先

師核文

爲呈覆事內務司案呈准國務院訓令開轉奉大總統發下王式通請定祀典說帖

徐紹楨請將天壇改爲禮拜堂配以孔子呈文各一件除原令有案省錄外尾開應將原案發交該民政長迅卽查照籌議呈覆可也等因承准此仰見大總統維持禮教不厭求詳之至意竊維祀天之禮其事至近其理甚微而其效則係乎人心之善惡天下之安危固不獨爲吾祖國之遺風習慣不忍遽忘也故天壇祀典之亟宜斟酌規復其理蓋不可勝言茲特就其精要之處合乎人人固有之良而爲人心所同然者言之夫報本之心無論古今無分中外但具人形皆有此理此卽聖人所謂民之秉彝也人在天之中如魚在水之中非水則魚無從而出非天則人又何從而生乎人既藉天之氣以生則其精神自與天息息相通故窮則返本誰不呼天秦漢以來寢失前古聖人敬天之微意讖緯家言附會支離愈去愈遠遂致降殃降祥之說與因果報應同流爲宗教性質而使世人日祈天之福我也日怨天之禍我也是何異教江海之魚日日祈水而怨水乎自歐洲科學發明專就形質以言天星辰雨露之類凡屬在天莫不研究其當然世之學者遂囂囂然附和之曰天亦一物也於人乎何與是又何異教江海之魚但識沙石潮浪之類而遂囂囂然此唱彼和曰水亦一物也於魚乎何與哉豈知魚

無水則死人味。天則亡此古聖報本之精義。而祀天之禮之不可廢者一也。昔在孔子常言祭祀矣。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祭天耳。祭地耳。似無與於治國。而孔子言之如是。是有絕大關係者何也。孔子言學宗旨在一仁字。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世之治國者。果有萬物一體之量。則視天下之人。自如手足之親。父兄之愛。又何忍一夫之不得其所。此卽近世所謂平等之實際。亦卽共和國之真髓也。孔子特於祭祀發之者。治國之人。卽承祭之人。於郊社之際。而知天地爲萬物之祖。則一草一木。皆與我爲同胞。而況血氣之倫乎。則萬物一體之量。油然而生。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仁民愛物。天下有不被其澤者乎。故同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如示諸掌。此由祭祀以推於治國。而祀天之禮之不可廢者二也。大抵共和國之得失。視乎國民道德之優劣。以爲衡。道德之優美者。有法律中之自由。無法律外之自由。自由於法律之外。則謂之肆無忌憚。羣肆無忌憚之人。以爲國。則盜賊而禽獸。禽獸而滅亡。尙忍言哉。中國敬天畏天之說久矣。釀爲風俗。深入人心。故雖婦人孺子。往往至心不能明。冤無可白之際。不曰惟天可表。必曰上天鑒臨。倘一旦廢其祀典。是明明示人以歷古之尊崇者。皆妄人。

心之畏敬者。皆迂人必將日趨於肆。無忌憚之途。而曰天且不足敬。敬於何有。天且不足畏。畏於何有。潰禮教之大防。如決洪水。如縱猛獸。暴民專制之國。爲患尙有已時哉。此又關乎人心風俗而祀天之禮之不可廢者三也。若夫孔子者。繼羲軒以來諸聖人而集其大成者也。其六經所言。皆就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者。使人體驗之。擴充之。身以此而修家。以此而齊國。天下以此而治。初未嘗矯揉造作。特創教規。獨闢門徑。強天下之人而使之服從也。故地球之上。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何教。無論何人。無不有自然之天理。無不有固有之人心。卽無不有範圍。不過之孔道。故孔子之道。人道也。天地之道也。無教旣衰。人不知學。旣不能觀。其會通又不能躬行實踐。反謂孔子所言合於專制之時期。不宜於共和之國體。豈知專制共和治國之法。制已耳。自然之天理固有之人心。豈有彼此之別哉。狂言瞽說。猶日在天地之中。蒙天地之覆載。而不知荷天地之生成。而不悟身體苟有不適。而不思己之不能衛生也。乃詛呪天地之不良。境遇。或有不豐。而不思己之不能致富也。乃唾罵天地之無道。亦何傷於天地哉。亦徒見其妄而已矣。然則孔子一天地也。以配上帝。又有何疑。惟是孔子之道。本愚夫愚婦與。

知與能者也。自歷代推崇典禮過事，嚴祭祀之地，限於學宮，入廟之人，限於士子，尊而不親，所以隘而不廣。天下人民，既不獲奉馨香，承俎豆，流連企慕之情，不深，感化轉移之風，斯淺。今若概定爲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之制，則愈覺尊而不親矣。擬京師天壇改祈年殿爲明堂，崇祀上帝，而以孔子配之，所以致其尊也。京內外所有文廟，一仍舊制，專祀先師，無論何人，皆許瞻拜，所以致其親也。夫天地生人者也，孔子成人者也，自學校之制變而師道淪亡久矣。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以前古聖人最優美之道，德涵濡醞釀數千餘載之中，國遇子孫，式微不惟不能繼述，先烈而反摧殘，唾棄甘心，日入於禽獸之途，若不作之師以維天下之師道，而使人人心中，有孔子以爲標準，則人類之滅絕將無日矣。雖然，存孔子之廟，復孔子之祀，而不讀孔子之書，不行孔子之道，皆於尊孔無當也。今天下學校皆以部令藉口於兒童，之不能解經，盡廢讀經功課，謂俟諸升入高等大學之時，再肄習焉。夫六經之旨，固屬高深，而所言究不出乎天理人情，而外苟講說淺顯，卽兒童亦何嘗不解，且經旨之淺深，隨其人領略會悟之淺深，以爲淺深者也。有讀之而終身玩索，至老而愈親切有味，見之實行者，今於強有記性。

之時不施以讀之之功而欲於高等大學中涉獵淺嘗遂盡窺其蘊奧乎是陽爲尊經陰實廢孔子有靈想亦不願叨此配享上帝之虛榮也至於祀天祀聖典制甚繁議禮如聚訟古今同慨似宜參酌古制求即乎人心之安斯可矣若必援儒入墨一一規仿西人恐西人亦相視而笑竊嘆中國人之無自立性也芻蕘之言是否有當伏候大總統鑒核謹呈。

致憲法起草委員會請定孔教爲國教書

衆議員趙炳麟

竊以大地泱泱萬國輻輳政俗不齊情性殊尙要其嶽嶽千年而不做者皆有立國之大道也我中國民族數千年來國必有學學必有教此大司樂所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也古者立學必祭先聖先師以報本反始崇德勸學其禮有三曰釋奠曰釋幣曰釋菜雖未明言宗教而崇祀典以定一尊理同心同也自漢明帝永平二年詔郡縣於學校祀聖師孔子是故先聖先師屬諸集大成之孔子久矣卽無道如魏晉割據如六朝而祠諸辟雍崇以太牢

未敢廢弛人心不死世道復治賴有此耳唐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請循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以孔子爲先聖立廟國學典禮益備宋元明清尊崇尤至廟徧天下學子自束髮受書無不尊守古禮於入學之始祀聖師孔子孔教之爲國教久爲千餘年來不成文憲法矣或謂五族一家蒙藏殊軌不知國教雖定而不限制信教自由如明清時孔道崇隆參天貳地而各尊所尊並行不悖於信教自由無妨也或謂孔子係政治家非宗教家不知中國數千年來包括政治以立教學記載古之教者自離經辨志以至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無一非教無一非政治政教合一此正見孔教之大也或謂孔子之教不合共和尤爲荒謬不佞嘗考禮運以公天下爲大同以正君臣爲小康此卽共和原理也有孔子之教正可以保真共和凡假借名詞以行其萬惡者皆有所懼此尤見孔教之正也嗟乎道德滅絕伊川與被髮之悲禮義淪亡洪水有橫流之慘人心已陷非孔教無以挽其衰國紀不張非孔教無以端其本貴會纂修憲典應請詳考中國數千年來不成文憲法定孔教爲國教仍不限制信教自由關係立教之本原良非淺鮮臨書無任迫切企望之至

文苑

孔教會發起舉行國學丁祭公啟

番禺陳之鼎椿軒

民國肇造紀綱待舉。維我孔聖尊以配天。宗爲國教。炎炎羣言。綿叢未議。俎豆轉闕。傍徨宮墻。悚懼若墜。維我孔教二千餘年。兆民賴之。以有中國。人心不死。祀典不廢。凡有血氣。咸喻斯義。比年以來。興廢舉墜。風景雲從。迺沿夏時。釋奠上丁。薄海同聲。士庶莘莘。可得而紀也。竊維四維之張。百爾之瞻。修禮明教。尤隆上都。蹈德詠仁。反生樂成。匪異人任也。同人等誠惶誠恐。謹於我孔聖之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秋八月三日之吉。恭詣國學行丁祭禮。凡我國民。共襄斯盛。蒸蒸之心。滌濯靜嘉。胥蠶苾芻。合之以仁。餼羊存亡。愛之在禮。推而進也。順而撫也。至於辯省物性。則不樂葆大。嗟歎元德。則本諸先言。退止雍雍。說經鏗鏗。魯生尙存。周禮自在。行斯民之直。成一代之風。庶幾臭馨。香含甘實。章至尊。浸黎元。振鷺充庭。鴻鸞漸階。斯文不喪。其在茲乎。國本所關。千鈞一髮。佇候助。助爲此掬誠。

孔教會東京支會創立啓

燧人立傳教之臺。教權握於君主。宣尼開杏壇之舍。教權掌自師儒。三千人咸被春風。七十子親承時雨。金聲玉振。集往聖而大成。縣宇浹區。奉羣經爲宗範。洵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也。春秋以降。百家爭鳴。立溝樹壘。互相攻擊。楊墨橫行於天下。儒術幾等於弁髦。自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於是孔教昌明。天下歸往。迨後郡國立學。博士置員。俎豆莘莘。樂舞鏘鏘。瞽宗翼翼。縫掖振振。何其盛歟。洎至有宋。諸儒輩出。專講性道。不尙文章。稱爲宋學。與漢學殊。沿及前清。乾嘉時。漢宋競爭。門戶水火。以意見爲是非。樹標幟。如大敵。甘泉江鄭堂。著漢學師承。以矜其家法。桐城方東樹。著漢學商兌。以肆其譏彈。羌畛域之橫分。尙淵源於一脈。至乎晚葉。景教盛行。於是蟹行之書。紛填於市門。象胥之學。相闕於爨舍。薰醉歐風。珍康瓠若寶鼎。鄙夷聖道。視經傳如土苴。民國肇造。變本加厲。詩書之業。輟於干戈。六藝之囿。鞠爲茂草。嗟我孔教。將懼淪胥。高要陳君煥章。發憤任道。廣集鴻儒。創立教會。以講習學問。爲體以救濟社會。爲用。倣白鹿之學。規守藍田之鄉約。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誦讀經傳。以學聖人。匪特保教之柱。

石抑亦。球世之寶筏也。同人等有見於此。恐國教之湮滅。剋支會於東瀛。雖不敢比。白虎譚經。石渠講藝。亦竊願以教會友。以友輔仁。所望通儒碩學。仁人志士。提綱挈領。肇開支會之基。合力同心。大振儒門之鐸。以道德爲戶牖。以仁義爲垣墉。求入聖之階。梯互相勸勉。樹士林之模範。廣爲招徠。使聖道復明於東土。儒宗丕振於神州。庶幾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耕田鑿井。熙熙然唐虞之天。戶誦家絃。陶陶然成周之治。人心醇厚。世運隆平。共和景象。燦爛歐美。是則同人等翹首扶桑。盼望祖國。佇立以俟。馨香以祝者也。爰諏吉辰。用開大會。裁我髦士。連逢掖以偕來。觥觥時彥。駕車乘而畢至。臨風懷想。延跂無任。謹啟。

答童子問

上海姚文棟 東木

天下孔子廟皆有明倫堂。尊經閣。二者未嘗偏廢。則以知孔子之教。莫大乎明倫服孔子之教者。莫先於尊經也。癸丑五月晦。范氏甥熙圭年十四。外孫郁鴻鬯年十五。從孫肇釐年十一。從余至廟。灑掃登堂。與閣皆問曰。明倫尊經。斯何義歟。余曰。孺子可教。善哉。問今自執政以下。能言尊孔矣。孔祀之廢。已知其謬。而斯義猶未明。尊其名不尊其

實故天下未得平治也。善哉問不可不有以語汝。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庸稱達道五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是之爲人倫。人倫者人道也。虞書謂之五教。故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又曰舜察於人倫。夏殷周三代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夫使人倫不明則下可倍上臣可殺君賤可踰貴少可陵長遠可間親新可間舊小可加大淫可破義去順效逆天下桀然焉得不亂乎。能鑒乎此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古者大學之教以平天下爲歸。人有恆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曰恆言則盡人能知矣。論語首章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者何則孝弟是蓋彝倫攸紱以是爲初。基故曰本也。斯堂所以建也。自伏羲以來至於堯舜以至於孔子道統相承而孔子集羣聖人之大成其垂教萬世一刪詩二述書三定禮四正樂五制作春秋六讚明易道其初稱爲六藝其後尊之曰六經經之云者以爲是天之經地之義也。夫六經羣聖人所傳授非一家一人之私言而皆代天宣道非出羣聖人之私臆且羣聖人體天出治其政治之迹亦備於此此其爲後人所共仰有如日之麗乎中天歷久而常新苟使墜之虞淵則萬古如長

夜矣。爲後世所當遵守。又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用不可以須臾離。苟使投諸烈焰。則人類亦相隨以盡矣。是故尊經者。非徒尊聖。實以尊道。尊道卽尊天。而亦所以尊今日之天下也。天下有道。則治。無道。則亂。守經。則爲有道之天下。離經。卽爲無道之天下。民皆離經。畔道。卽民亦曷足貴乎。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君子反經而已矣。斯閣所由立也。嗟夫。廢經之議。或以爲倡自江蘇。果爾。則吾江蘇人之恥也。昔儒不云乎。六經數十萬言。盡其義。不出明倫二字。由此言之。廢經卽廢倫矣。奚以平治天下哉。善哉。問不可。不有以語汝。小子識之。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五號目錄

圖畫 先師手植樹 子貢手植楮

論說 祀天以孔子配議

孫德謙

祀天配孔議

馬其昶

祀天非天子之私祭考

張爾田

與人論昌明孔教以強固道德書張爾田

孔教平議下篇

狄 郁

覆教育部書

康有爲

講演 論廢棄孔教與政局之關係

陳煥章

說孔教祈禱之真意

顧震福

學說 衷聖

孫德謙

參史

孫德謙

普通倫理學

狄 郁

政術 國教與人才

李時品

專著 孝經學

曹元弼

案易

張爾田

峻喜第三

沈 修

傳記 聖地記

姚明輝

段遜庵先生年譜

孫德謙

叢錄 通信

文苑 聖誕紀念告文 答客難

昌教樂歌 自題史微

孔教新聞 香山縣關於秦榮章毀拆聖

廟之公憤

江西省議會痛駁黃各請議廢孔

教理由書

尹昌衡請仍行釋奠孔子禮電

本會紀事

本會紀事

總會

聖誕日曲阜大會爲數千年未有之盛舉。四方情殷。瞻聖者無不聞風響。臻北京方面。由陳君重遠先期馳赴闕里預備一切。以便招待。本會定於八月十六日在事務所開會。集議出發事宜。赴會諸君如程君穌。姚君明輝。葉君有圭。顧君薰。廖君麟。年劉君魯。璜。蔣君元慶。于君炳淵。馮君鼎銘。暨各支分會代表諸君。皆東南之秀。濟濟跼跼。可謂盛矣。其因事未能赴會者。則擬在上海行大成節祝聖禮。已由姚東老籌畫一切云。

川沙支會

川沙在前清時代向無文廟。係分隸於上海南匯二縣。八月十五接吳君大本。艾君會恪來函。擬於聖誕日在長人鄉南區養正小學校內發起孔教會。川沙支會索寄章程。本會業已照發矣。將來成立當與滬上各支分會後先輝映也。

黃橋分會

黃橋爲泰興大鎮。七月二十三。接余君湘報告。該處分會業已成立。其發起會友。則何君倬。何君澤。桂君樹榮。李君福增。李君廷芬。何君春江。王君登銜。潘君席珍。呂君人駿。呂君文元。余君希胡。何君鳳翔。何君紹祖。葉君封。何君式。張君宗城。葉君景良。常君植。封君維藩。余君鴻。余君湘云。

奉賢支會

奉賢支會。由程君蓉蓀。蘇發起。已載前號雜誌。頃接報告。於八月十六日。開成立會。簽名者百餘人。公推程君爲會長。并舉程君及廖君麟。年代表赴曲阜大會。該會熱心。教務自必一日千里也。

靖江支會

劉君藕舫。魯瑛來書。報告暑假旋里。偕同堂叔維燦。組織靖江孔教支會。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明倫堂開成立會。到會者百十餘人。當場公舉朱君羨門。廷梁爲正幹事。鄭君靜庵。峻聲。瞿君獻廷。建模。姚君子迪。鳳吉。暨劉君爲分幹事。其事務所則設於學宮內大成門西首。旋劉君以就業蘇州師範學校。幹事一職。勢難兼顧。轉由劉君堂叔硯

奮維燦擔任。硯畚君熱心教務。該會之昌可預卜也。

江陰支會

接夏君撫澄鴻書來函云。江陰文廟自光復後。各士民仍照常行。月吉禮。八月初一日。仲丁諸同人行禮後。即開舉行支會談話會。人心極爲踴躍。簽名者八十三人。次日續簽者又數十人。議定中秋節重集明倫堂開成立大會。再推定幹事各員。現籌備處暫設睢陽廟。聞該縣學界有聲望者。爲祝廷華。吳增甲。章際治。黃光照。章元治。及夏君。將來羣策羣力。聖教重興。定必放一異彩矣。

西安支會

陝西人士。早擬組織支會。迭載前數期雜誌。茲聞西安支會業已我立。由張君碧岑爲發起。合將其致王采老之電錄下。北京探雲南議員王采臣先生鑒。筠擬發起孔教會。秦人贊成者多。祈電覆。并寄章程。二府街浙西張某。從此聖道西行。當有豐鎬之盛矣。

寧遠支會

寧遠爲蜀中最大府治屬縣凡七先是成都初創孔教扶輪會該府首先響應設立支會自扶輪會合併本會後而該支會亦改屬本會爲支會當發起之初在去年八月先就文昌宮西院設籌備事務所一時報名入冊者計有四百餘人極形踴躍旋於是月二十七日各會員齊謁聖廟行慶祝禮禮畢至文昌宮開正式會投票選舉以劉君景松爲正會長張君聯芳爲副會長其幹事諸員亦同時舉定遂各就職任事而會以成立會中同志諸君嗣以行道救時必得一講習之所乃召集議會議決請府知事准以中營廢署作國學校舍內建孔聖廟堂暨教會室公推李君時昌管理事務鳩工補築粗具規模於今歲二月二十日招生入學授課學生負笈偕來日多一日入校者先後有百三十餘人其課程以經史詞章爲主佐以算術圖繪各種適用之學教員皆郡中耆舊亦不支取薪水該支會熱心組織廣宏樂育孔教自此當益昌明矣

聞川南觀察使梁兆麟於赴寧遠時與該支會絕端反對必欲推翻而後已五月十四日司法處派員到縣勘高等廳地址插界行臺已越數日該觀察使勒令改插會所不知是何居心查行臺爲各屬公地又極深廣川之設審判廳最爲合宜該會所居之中

營廢署。提歸陸軍部。地方官不得變賣。只取租息。營地既不可變賣。豈可獨賣與審判廳乎。孔教爲國教。所關較之狹義之司法。不能同語。審判廳既可租。孔教會反不可租乎。且審判廳不設之於無租之行臺。而必租一營地。以浪費金錢。其私心已可概見。而於孔教何怨何仇。意在破壞。更堪痛惡。至牙稅一層。乃春秋丁祭。牙行貢牛羊以備釋奠之用。自釋奠禮廢。此稅停征。經稅釐議會疊次起徵。牙戶誓死不納。該支會成立。彼等曉明大義。始樂輸恐後。今該觀察使飭縣呈覆民政長。取銷此項牙稅。是知該支會現無常款。地方舊有之學田。城防新釐學倉各產。早爲勸學所專利。而行此一網打盡之計也。然會員諸君。雖受其挫折。莫不協力任道。矢死抵禦。公理所在。人心所歸。彼梁氏者。亦徒見其無理。取鬧終歸失敗而已。又聞縣知事廖君世英。視事以來。賢能卓著。對於該支會。竭力輔助。不隨流俗。不畏強禦。縣中除一二無教之敗類外。無不稱頌廖君之有功。聖教不置云。

恭城支會

接常君靜純。莫君遠復。王君崇來。書恭城支會業已成立。并將宣言書一冊寄來。本會

已照登雜誌中矣。

全州支會

趙君世揚由其介弟趙君炳麟介紹入會。聞已在全州發起支會。并保存文廟產業。維持祀事。云趙君炳麟在國會提倡國教。欲於憲法上有明文之規定。而乃兄又在地方上維持國教。洵可謂難兄難弟矣。

東京支會

日本爲同文之國。東京者其都邑也。吾國之游學彼都者。實繁有徒。該支會前由王君文俊擔任組織。現已報告成立。其發起人則郭傳治、金其眉、孫乃湛、吳蔭棠、李安國、周鑑源、林樹燕、林國華、許棣常、張鵬飛、蕭集明、王應偉、謝迺績、包楚、彭憲、王鎔、王燦、劉榮、段冠球、王文俊諸君也。吾道普遍環瀛。足以揚祖國之光榮矣。

三版
孔教論

定價大洋二角
郵費分半

此乃陳君重遠之演說稿出版後大受海內外歡迎
流通甚廣欲購者請將書價及郵費惠寄空函索閱
恕不能賠墊

發行所 孔教會事務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英文

孔門理財學

洋裝布皮
兩厚册

定價大洋十五元
郵費免收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是書風行歐美為能讀英文者不可少
之書為各學堂必常備之本欲購者請
將書價惠寄

著作者 哲學博士陳煥章

發行者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

代售處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凡投稿者請寄交本社總編輯(函外請註明雜誌稿)
凡定報者請寄交本社陳明遠君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謹啓

費 須 先 惠

孔教會雜誌定價表		月出一册	
項	目	零售	每册半年六册全年十二册
現款及兌票	三	角一元六角三	元
郵政票	三	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
郵費	本國	分三角六分七角二分	
郵費	日本	分三角六分七角二分	
郵費	外日	國一角二分七角二分一元四角四分	
本會外有願代派者五份九折十份以上六折郵費不折			
等第地位 一册三 册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四十元	一百元	二百元
特等	一面三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特等	一面二十元	十五元	十元
普通	半面十二元	三元	二元
普通	每行五角	半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特等者底頁外面也上等等者封面底頁之裏面及圖畫論說前也餘均為普通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七月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

出版 第一卷 第七號

總編輯 高要 陳煥章

發行者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

總發行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分售處 各地孔教會支會分會